

文 學 叢 刊

山 谷

劉 北 汜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谷 山

北劉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三元七角

# 山谷

劉北汜著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四八號  
漢口交通路二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金蠟子	小人小事	山谷	嬰	春草	清明時節	伍子胥	古屋	王西彥	星雨集	陳敬容
李廣田	巴金	劉北汜	梅林	靳以	張天翼	馮至	切夢刀	長篇	落帆集	李健吾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心字	中篇	南德的暮秋	唐弢
詩四十首	行吟的歌	大馬戲團	蕭乾	盧劍波	唐弢	李健吾	散文	散文	蕭乾	蕭乾
詩歌	詩歌	戲劇	乾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乾	乾
詩歌	詩歌	戲劇	乾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乾	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 目 錄

雨	一
暑熱	四九
山谷	九三
機場上	一一五

## 雨

一

落着雨。茶鋪裏浸滿了煤煙味，沸騰的水的響聲和話聲。可以從黑舊的牆壁上發現懸掛了多久的枯萵蔴子，艾蒿，黑了的紅布製的糊猴，冒着油漬的乾肉皮。從遠方，斷續地滲來一種單調而低沉的叫嚷。

茶鋪老板靠着黑舊的牆壁站着，從耳邊垂下的頭髮，蓋着他的發青的滿是鬍鬚的兩腮。

李子魁對面坐着的一個老人，生着紅潤的臉，單薄的耳朵。時時咳着，嚼着八卦丹，牙齒奇凸地埋在紫色的嘴唇中間，鏽了似的發着深黃色。

李子魁呆呆望着這個老人，想着：

「這種人活着有什麼味呢……」

他仔細地看着老人的眼睛，老人的面色。不愉快地在地上擦着沾在腳上的污

泥。

「聽說你要討老婆了，李子魁，不假吧？」

「說誰？」

「小老五呀！」茶鋪老板輕佻地回答，搭在耳梢上的頭髮晃到鼻梁上。

「她聽到不好，不要亂說……」

李子魁有着尖削的臉形，面色蒼白着，沒有光彩的眼睛上面像蒙着塵土，嚴重地說。

屋子裏混懸着煙和茶的氣味，昏黃的燈光中間露着密集的發紅的臉孔。雨已經小下來，沿着簷腳墜着小水滴，沾着燈光，在地面上迸裂開來。

在另一個角落上聽得出說書先生的低啞的聲音，許多朦朧的眼睛在昏暗裏閃着光。

一個拖長的叫賣聲在街心蕩了過去，餘音戰抖地落進空氣裏，又潤進茶館內部。有人唱起一隻古舊的歌子，啞啞地唱，盡力提高着嗓音和速度，聲音有時斷了，續起來的是放肆的笑和叫嚷。一些紅紅的面孔在那裏幌動着。

說書人是一個乾癟的老人，額上只包着油亮然而鬆弛的皮膚，疏落的頭髮。李子魁嫌惡這張鬚鬢稀薄的面孔，他從帽簷下面向着對面注視着，緊緊捏着手裏的報紙，一邊揉着牠，心裏懷着冷冷的憤恨和嫉妬：

「全是胡說……」

他消耗了大部分時間在茶鋪裏面：給不能看報的人讀着報上的消息，代人們寫着來往信件，呈文。卻只有在說書先生在場的時候，他才覺得自己的地位減輕了，而露骨地仇恨着說書先生。

「爲什麼要聽他胡說呢？」

他嚷，之後他覺得心裏閃過一種愉快的，解放的思想，而且顯然的，因爲意識到自己話語的有力而感到微小的滿足。

行人沿了店鋪的簷下走着，在人們溼着的肩膊上搖曳着曖昧的亮光。潮溼的電桿上有一種晦倦的迴光閃過來。

煩囂的聲音漸漸起來了，人們都變得嚴肅，用閃光的眼睛望着四周。人的昏暗的影子在牆壁上幌動着。從門口望得見街道。新的客人在湧進來。茶爐吱吱叫着，有人拍着桌子，用不耐煩的聲音喊着：

「聲氣小點嘛！」

「喏，聲氣。」李子魁輕蔑的想，覺得有什麼溼膩的東西隨了說書人的聲音緊緊包圍了他。

說書先生，凸着太多的白眼珠，臉色中帶着疲乏，哆啦哆啦的說着：



「……這母女二人到了法場之上，但見得風雲蔽日，飛沙走石，忽地里克啦一聲砲響，這就——」

突然，說書人用力把手裏的醒木拍下去，提高聲音，左手向外一推，做了一個砍擊的樣子，嘴裏說：

「啦啦……——嚓！」

「砍下來了！」

米綫店老板自作聰明的說，坐在前排吃着葵花子。在黯黯的燈光底下映着他的冬瓜樣的大腦袋。

昏暗遮蓋着茶鋪的內部。映在壁上的燈光搖蕩着，穿梭着，有人在擠着走出來。『這一刀不要緊，』說書先生用比較和緩的，放低的聲音接着：『卻嚇昏了那個小蓮芳……』

同時，睜大了眼睛看看前面的客人，一面用扇柄敲着自己的額頭，改換着口氣

說。

「你道怎麼着嚇？」他唱下去：「這一驚不要緊，這就牽扯了周員外家裏幾個幫工，這就……」

「這就作了小寡婦啦！」

米綫店老板色情的聳了聳肩。接後用舌尖潤潤嘴唇，拍着自己的膝頭：

「我日他個舅子……」

一邊繼續浪蕩的笑着，搖着黑色的大腦壳。用他的帶着睡意的眼睛望着說書先生叫：

「說下去呀！」

李子魁憤憤地用拳頭在桌上打着，茶杯跳了起來，水溢到紅色的桌面上，罵：

「見他爹鬼叻……」

米綫店老板坐直起來，吃驚地看着李子魁的臉。

「……罵我，是不是？」

他把赤着的脚從凳子上移下來，穿好鞋子。臉色變紅了……

有人問着李子魁，站到他的身邊來：

「怎樣，報上說什麼？」

「聽說敵人要進攻迤西了，調來十萬兵……」

「美國飛機到底來沒來，這報上有麼？」

有人在背後說：

「據說我們有二百萬開過去……」

「謠言！」李子魁把手裏捲折了的報紙展開來：「報上不說這個！」

「那麼我們的飛機不是美國的麼？」

李子魁把報紙展開來，看着，不在意的懶懶的說：

「是倒是，但是……」

「但是你老子的雞巴！」

米綫店老板已經氣昂昂的站到李子魁的前面，要廝打的樣子。可是立刻他又被七八張手掌推回原來的坐位上。他不再出聲了，只用力地放着杯子。

「……原來這一天到了一位王員外……」

說書人的醜木連續地在桌上拍着。

「但是，我們不能那麼說，」李子魁加重了聲音，眼睛看着面前的幾個人，極力避免把臉孔扭到米綫店老板坐着的方向：「在歐洲，英國同美國，那些外國人就在乎這個，軍事秘密，喏，一說，好，上斷頭台，老哥……中國漢奸多啥，爲什麼呢，就爲了傻氣，教育不夠，民衆組織不好，上層呢……」覺得話談遠了，想把話收回來，便很費力地嚥着口沫，一面留心着每個人的面孔。「所以，」他接着說：「我們不能不思想思想再說，飛機是那國造的，說出來，秘密就洩漏了……」

那邊，隨着說書人拍擊醜木的聲音，起來一種嘩笑的聲浪，人影在幽黯的牆壁

上晃動着。有人在低低的哼，而這哼聲又被笑聲迅速地湮沒。

有人問：「那麼那位偷花的白吃了豆腐麼？」

說書人把眼睛一眯，高聲說了一個「着」字，把腿從凳子上移到地上，臉孔緊張着，用扇柄敲敲左邊的手心，大聲道：

「白啦！」

笑聲在嘈亂的，低囂的聲音中間衝了出來。

李子魁自顧吃着茶，頭仰着，看着屋頂。老說書人的沒有光的多縐紋的臉龐使他聯想到了死人。

他捻了一隻漏斗形的煙捲，燃着了，一邊看着噴出的煙，一邊用卑棄的聲調繼續着他的話：

「外國人罵中國人，就罵的這幫老不死，活着礙事，死又不情願的人……」

「誰作興死？又不是傻子！」

茶鋪老板倒完水，又從外邊折回來的時候，經過李子魁的身邊，低聲說：

「你要唸報，明天買份有趣的，沒好消息要假造一些，找人們愛聽，能笑裂嘴吧的……」

李子魁的臉色變紅起來，覺得茶鋪老板在侮辱他。他不能造謠言。

「什麼是好消息？」

他的激怒使茶鋪老板驚震了一下，但立刻又平靜了，笑着說：

「使人們笑的，或者哭不成笑也不成的……」

「講婆娘養漢比打仗有趣，有人笑，愛聽，你是這意思麼？」

「隨便你！」茶鋪老板覺得不自在，癢癢地說：「消息沒人聽，唸上一輩子報有

味子用處？茶賣不出去，我還撈你鬼兒子的錢！」

「隨便我才好！」

李子魁備倦的回答。臉上染了更深的紅色。在映着燈光的額角上面起着一條

條黑色的筋絡。

！ 看不清的對面店鋪後的天空中，聚集着濃密的雲，大雨在孕蓄着。沿街道後立着的黑鬱的尤加利樹列，時時有成團的白色烟氣淹沒過去，失了知覺一樣默默站着，有時又浴了淺淺的燈光，突出在黯淡的天空中。

斜過去，乾草藥店門口的紅葫蘆奇特的伸進了街的上空，單調而低低地反應着沙沙的雨聲。

不斷地響着說書人的醒木聲。人影在灰白色的牆壁上幌動着，熙擾而興奮地變動着姿勢，預備迎接偉大的變動一樣。在所有的頭上突起着說書人高聳的，然而削瘦的影子。

彷彿不是在低陋的茶鋪中了，說書人咳噲一下，用響亮的高音繼續：

「這王員外……」

醒木拍着桌子。

「拍！」

一揚手，說書人笑了，伸出兩個手指頭來。

「……一聲號令，打南就跳來兩個穿着大紅棉襖的娘子救兵……」

人們的眼睛追着說書人指尖上的燈光。

突然，爆發一樣地，沒有拘束的笑聲響了起來，人影搖動着，凝成的黑暗被攪混了，燈光在人影間擠動着，隨後，一個拖長的聲音嚷了起來：

「好——」

說書人繼續着自己高亢的嗓音唱，用黝黑的眼角望着聽衆。人們沉默着，嘴裏吐着淺灰色的煙圈。茶鋪老板再一次地爲人們倒着水，臉上全是黑污的烟漬了。

二

繼續落着秋天的污穢的雨。沿途邊的水溝中，流着混濁的積水。在黯黯的天空



中聳立着城樓的黑色而模糊的輪廓。

城門洞裏面的路燈在前面閃着暗暗的光。街道上積着深的污泥，鞋子完全溼透了，冷冰的感覺從脚下昇到了李子魁的身上。

「秋天了……」

他低下頭，打着冷戰，想到秋天好像突然襲着他。褲腳冷冷地貼着他的下腿，微微癢着。

他回到了自己陰暗的小屋裏，過了兩點鐘，他被一個抑啞的聲音喊醒了。一股陰冷的氣息隨了來人裹進來：

「我，姜大哥。」

雨大了，從門縫望出去，天色是暗鬱的，沉濁的。雨滴清晰的滴着地面，簷水小水流一樣地向下傾瀉，成爲了連續不斷的小的急流。

兩個人分據在兩個不同的角落上，吃着煙。

「城口那裏有水汪着，給我踏着了，脚這陣溼得癢癢的，街角那裏也有水……」

「我一回來就睡了。」李子魁說，漠不相關的用被角蓋了蓋自己赤着的腿，沉默起來。

「我不能多走路，」說書先生對着醫生訴說病狀似的說着：「起先還以為是有了病，其實人老了，現在才知道，幾步路也懶得走，這是老了。我看你硬實多了，不是麼……」

「怎麼？」

「我想編一個新唱本，」說書先生吮了一下嘴唇：「人們都愛聽新玩意兒，可是我，腦子舊得很……你知道我不是總唱着那些舊調子嗎，其實，我早已厭厭惡了……」

李子魁的脚尖揉着地上的一件軟的東西，冷冷的回問：

「你說什麼？」

上。  
這樣的談話使李子魁興奮了，彷彿做了一次報復。一種勉強的笑滑過他的臉

「這樣，」說書先生比劃着：「我想請你幫忙，」他暗示着：「我老了，講話都費力，可是，多少人都等我說故事呵……」

說書人嘆息，背脊靠着溫潤的牆壁。

電的閃光在窗格之間划行着，映出了兩個在薄亮的小房間中的瘦削的影子。

「……我因此想起了你。」子魁，「我想着，想就這麼拉住你老兄說：「替你老大哥捉摸一些新名辭呵，不然，老哥得見閻王去了。」於是我來了……」

在黑暗裏的說書先生的影子向前傾着，像預備攀扯什麼的樣子。李子魁覺得沁進了一陣爽快到身上。

「這樣也好，他找上來了……」

他高興的想，覺得自己和說書先生的關係在這一短的時間裏完全改換了。

『可是，』他繼續想：『我不能讓他也高興的。』

他看了看，在黑暗中的說書人的臉孔，於是，帶着一半的諷刺和嘲笑，問着說書先生：

『你不怕我搶你的飯碗麼？』

說書先生扭着手指。

『不會。』

接着，像爲了掩飾自己一種不快的預感似的，說書先生站了起來，重覆着同樣的話語：

『自然不那樣想……』

想了想，又塞了幾張票子在李子魁手裏；『可是，你不能說出來……』

他走了出來。在狹狹的街道中間還閃着一兩支薄暗的燈光。瓦壠上有着雨水反出的光亮。當閃電起來的時候，可以看出街道中間異常的泥濘，在傾斜下去的街

道上流着混濁的小水流。穿着黑制服的警察在街口呆呆站着。一個昏暗的，微紅的燈火不知什麼時候走進城門裏了。

『糯米稀飯——』聲音是跳顫的，拖長的，像雨。

說書先生在賣熱稀飯人的担子前蹲了下來，雙手抱着發熱的碗。熱騰的稀飯在他的嗓子中間滑着。他感到一陣熱，李子魁的嘲笑的声音在他的心裏響着：

『飯碗麼……』

他想，突然覺得這幾個字變得滑稽可笑了。一些不能連貫的思想飄過他的心上。他想起來李子魁那間陰溼的小房間，李子魁的沒有光的朦朧的眼睛，使李子魁的面孔顯得更加蒼白的帽子，李子魁的纖弱而枯萎的手。

『那是女人的手……』

於是又彷彿他自己坐進了那個潮溼的，有一種窒息人的氣味的房間裏，在他的面前，李子魁沿了床坐着……

他整整帽子，異常不快地離開了賣稀飯人。想到他會需要這樣的一個人幫助自己的生活，覺得非常難堪。他毅然地加快速度走着。

遠處，在雨絲的朦朧中間浮着幾盞暗淡的燈火。街道的上面伏蔽着黑黝的天空。夜靜了，在後面，似乎在拚着最後的力喊着的賣稀飯人漸漸走遠了。

茶鋪的門仍然開着。他看到漸漸熄滅了的火爐，和在茶爐前面忙着的茶鋪老板的背影。茶鋪的内部是冷清的。

他在茶鋪裏站了有十分鐘，點着爐子。

茶鋪老板冷靜地聽着他的話，撫着搭在耳邊的頭髮。『自然，我並不高興李子魁來，』茶鋪老板緩慢地說，『可是，我有法子……』

茶鋪老板開始上着柵板。臉孔被一層暗影蒙着。

『……告訴他，我是不講理的人。』說書先生莊重的說，走進黑暗的街道去。

茶鋪老板搖搖頭，猛的把柵板蹲了一下，開始摸索着窗上另外的木槽。光線從

柵板的隙縫間射出，在泥濘的街道中間劃出一道模糊的影子。

雨包圍着街道。雨滴悲涼地落在地上，屋瓦上，起着不快意的回聲。在前面，完全是夜了，已經沒有了燈光，沒有了朦朧的霧和朦朧的聲音。

三

李子魁站在茶鋪中間，在地上擦着沾滿了泥濘的鞋子。

外面，陰暗的天空似乎降得很低了，就和對面鋪房的屋頂接壤了，一片灰色，沒有稜角和凸起的灰色在蔓延着。

茶鋪裏面寒滿冷落和煤煙的氣息，幾個人在圍着逗弄茶鋪老板的孩子。

他把原是披在肩上的黑棉大衣披了起來，扣好扣子，擠到人堆裏去。孩子正在拍皮球，污垢的面孔後面張撒着亂蓬的頭髮。他截住了從孩子手裏跳開的皮球，邊彎下腰，頭搖着，同時用拿着皮球的手在孩子面前搖晃：

「……哪個說有銅扎，鐵扎，咳！我說我有螃蟹夾夾；哪個說有大砲，鋼砲，嘿！我說我有前脚後脚，好吧……」

孩子掙開了，用脚向李子魁的臀上踢去。

「舅舅麼！」

孩子一扭頭，往後退着說：

「舅子！」

「舅子碰球子，鼻子挨着一道眉毛……」

他大笑了一陣，孩子走掉了。茶鋪老板笑笑，把攏到眼前的一縷頭髮攏上去。

李子魁爲自己倒了茶，燃上一支烟，選一個靠近爐火的桌子坐下來。他覺得很氣惱，彷彿自己就融解在外面那種灰黯而沉重的顏色當中，胸中起了從來沒有過的陰冷和寂寞。

這使他戰抖了。



他厭惡地看着走近他的茶鋪老板的孩子，看着那副髒而討厭的小臉孔，頭皮上聚着的黑色的污泥，像生着瘡，鼻涕在上唇間垂着，破碎的衣服和赤裸的雙腳。

不知怎麼，他忽然想到死上，在櫃台前忙着的茶鋪老板看來，像突然變得僵住了，可怕了，整個的屋子就像棺材，氣悶，黑黝；太陽不知到那裏去了，空氣裏像拌和着死屍味，水壺不安地叫着。

他想抽煙，可是沒有煙，手指觸到茶杯外面的感覺是不愉快的。

「這老傢伙能信我的話麼……」他不安的想，向茶鋪老板身上搜索，猶豫着是不是應該說出準備了很久的話來，這房子裏的沉悶空氣好像對他太不調和了。他感到厭惡。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他繼續想：「比方說打仗吧，很可能就一下打到門口來，可是，不看報不知道……比方物價，比方委員長到印度去……評書呢，全是瞎造的，全是過去的事，而且，多半，是迷信……」

他大口的呷下一口茶，爲着清清自己發癢的喉嚨，和厭住心裏不確定的勇氣。他把身子轉了過來。

忽然他發現茶鋪老板不在了，不知什麼時候出去了，代了茶鋪老板的地位的已是老板娘，那個有一付厚得可怕的嘴唇的老婆娘了。那個討厭的罵人的孩子站在她旁邊，手裏還是那個污舊的小皮球。水壺上冒着白氣。

他覺得受了侮辱了：「這真是玩笑……」

他不痛快地站起來，想立刻走出去，到黑暗裏去。

「也許過一會他就回來吧。」他又想，於是又坐了下來，煩惱着。

茶鋪老板並沒有很快地就回來。李子魁也不再希望茶鋪老板回來了。他心裏亂得利害，湧起了許多人的面孔和許多奇怪的問題。他跳起來，悵然地走出滿是煤烟味的屋子，喝多了酒一樣。

他決定去找一個女人。他走得很快，小女人的影子在他面前星花一樣地抖動

着，在跳起來，在笑；那樣小，那樣結實。那樣的話聲總激起一股輕輕的感觸，透過他的身上。她的窗上到夜晚就會映上那盞路燈的光，會一直亮到天明。

他模糊的望着燈光想着：

「……人家在說你要同我結婚了，我的……小……傻子……」

他放慢脚步，心裏困惑起來。他想了想他們的關係。想起小女人的熱辣辣的手。可是，很快地他又爲一種不愉快的情緒瀰漫住了，他幾乎叫出聲來，他不敢再去想她，他害怕落在她頭上的那個不名譽的名字。想到別人已經知道了他和這個下賤的女人的往來，他感到憤怒了。

他恨恨地抓着頭髮，停下來。突然，迅速地回顧了一下，他把面前的小門推開了。小屋裏沒有燈，塞滿菜油味。映在窗上的燈光是淡淡的。小窗口上堆積着瓶罐，影子在窗格間凸出着。

「我這房子下雨漏了，東西都糟塌了，你同我租間房子吧！這房子有堵牆要倒

了，米也受潮了……」小女人說。

他微笑着望着女人的臉孔，搓着手掌聽着。

「我不能睡，」小女人繼續說：「我常常睡不好，前天我們這兒捉賊，恰好你沒有來，那天落雨，我的衣服全溼透了，我剛從街上回來，突然看見他們跑了過去……」

「賊麼？」

「……那天我的鞋子全溼了，還有，我還戴了一頂帽子……」

她放了一隻手在李子魁的肩上，睨視着李子魁的發紅的眼睛。

「可是那天你沒有來，你辦公去麼……」

她的非常熱的氣息在他的脖頸上爬過去，帶着潮氣泛過他的臉上，身上。

「你沒有忘記我，是吧……你不會的，你不會，是嗎？」

他看着房子裏陰暗的角落，黑的棚頂。覺出她的發戰的胸膛在自己身邊起伏着。

『太熱情了你要吃虧的……』他想，凝視了一會她的，看不清楚的面孔。覺得他會在這樣的一個女人面前說謊實在太不可思議。

『我不能再繼續欺騙她，我應該告訴她我什麼也不是，不過是窮光蛋，當聯保主任不過是我假造的……』

然而當她問起他事情是不是做得遂意的時候，他又哽住了，起先那種可憐她的心情也完全失掉了，她的帶着渴求和希冀的聲音只是鼓勵了他的說謊。她感到從這女人身上得到一種暗自的滿足，越是她的話語裏面表示了對他過多的希冀，他越覺出自己的高貴來。這小房子裏的世界就是他的，他佔有着一切乃至這個女人的一切。他因為這個女人的可笑與愚鈍而感到興奮和鼓勵；他的膽量增大了，一種極其自然的欺騙她的感覺隨着也擴大起來。

『她迷上了。』他想。於是，在這一瞬間，他覺得突出在黑暗裏的女人的面孔變得可笑了，女人的閃着微光的眼睛變得像鼠眼了，完全是討厭的。

「以爲我喜歡他嗎？……笑話！」

可是他並沒有把搭在自己肩上的女人的手挪下去，相反地，他多少地還感到一點歡喜，歡喜帶給他的那種異常的溫暖。

「昨天我也盼着你來，」女人說：「我找你幫我弄米，今天早上我差一點沒有吃的。……你沒有來，我怕是你事忙，不然你會來的。我望了你足足一天。……」

「我太忙了，我又要陞了。」他看了一下女人的眼睛說，心裏卻暗暗笑着：「這傻子，當真信起我來了。……」

女人振奮着，撫摸着他的頭髮。

「你真好，」她戰抖着說，爲了希望他說話，不再說下去。

「我早就不想幹聯保主任了，將來鎮長辦公處是一間大房子，有許多馬。……」

「兵呢？」

「也有。」

「每人有槍麼？」

「有一百隻。」

「假如……」女人的話說出一半又停住了。

「假如什麼？」女人的話他聽來是有趣的。

「假如我到那大房子裏找你呢？」

她笑，攏着頭髮。

「那時候，你享福了。」他訕笑着說，心裏充滿誇大的喜悅和幸福，雖然明明知道一切的話都是爲了欺騙這個女人，一切都不可能，心裏卻因此滿足着。「你不必再住這樣的房子，」他接着說：「這是狗窩！那時候我們安電燈，睡毯子，養一隻大洋狗，每天喂牛肉……我養一籠黃雀，坐包車……以後再陞，當區長，主席，做縣長……」

「那時候你要騎一匹大紅的大洋馬……」

女的說，眼前起了一片炫耀的火花，彷彿也騎在了馬上，跟來的是一片塵土，在

昇起來，人們的眼睛都在眯縫着……

「那時候……」

她還想說下去，可是她的聲音閉塞了，她覺得自己癱軟了，不再有力氣，她順了手臂捉住李子魁的手掌，緊緊捏着。

「那時候麼？」李子魁迅速地說，可是，馬上他又吃驚了，他自己的聲音衝激着他，使他懊惱，祇是感到女人依在自己身上的胸膛跳得那樣急，自己的手被另一隻手抓得火熱的時候，心裏彷彿也同時得了一分喜悅，不再有別的感覺了。他繼續說下去，完全爲一種模糊的感覺操縱着：「……住彫樑畫柱的房子，金色，綠色，紅色，……你整天穿緞子鞋，睡覺有睡鞋……你的頭髮三天燙一回，有許多丫頭叫你大姑奶，給你穿衣服，我呢，」他挺了挺胸：「閒下來便給馬大哥，那個老說書先生編編唱本，他那天就求過我了，以後，他得奉承我，不然會餓死的……」

女人沉默着，眼睛在蒼白的面孔上兩只模糊的小窟窿似的對着他。



外面小巷中有人走了過去，黑影在窗口上幌了一下，小屋裏彷彿有了更多的涼意。

他起來點了燈，不知道應該再對女人說什麼好。這可憐的小女人真的相信了他麼？他真的有的養活她的力量麼？他們能不吵不鬧的過下去麼……他苦惱着，不知道這帶着滑稽味的事會怎樣終止。他輕輕拍着女人的肩，望着不動的使他害怕的眼睛。

「我怕你……」女人困惑地說，聲音裏帶着戰抖：「……是開玩笑，我想到你只是同我開玩笑……」

「不，我是……真的。」

他口吃地，急迫地說。爲了使女人信他，他很想把女人愁苦的頭完全抱到自己懷裏來，向她說出自己心裏的話語，她應該快活。她不能被拖住。這女人貧血的面色和垂到額上的蓬亂的頭髮深深的使他激動了。

「……我總疑惑，不信你會喜歡我……」

油燈光不定地在她微黑的臉頰上閃着，顯出一個出奇的、小的面孔。

他沒有動，嗅到了女人頭髮中的一種氣味。這女人完全是懨懨的，他看着她的脖頸，想起了她的含着下流意味的稱呼，立刻，他為一種難以忍受的感覺壓迫起來，他不能夠痛快的呼吸了，他怎麼會到這麼一個地方來呢，他怎麼會同這樣出身的一個女人纏起來呢？不是他在夢想着做文書，做師爺麼？……

他不斷的痛苦的用燃燒着輕蔑的眼光望着女人蓬鬆的頭髮，和女人的沾滿油垢的污舊的衣領。他感到憎惡，感到起一種急於要爆裂的、被控制的憤怒。一種最不名譽的病症在他的腦裏揪着他。他戰慄着，下意識地離遠她一些，心裏完全冷了。可是，在聽到女人用輕微的聲音呼喚着他的時候，從她的閃着渴求的、無助的光采的眼睛裏，她的充滿驚悸然而誘惑的身體的轉動，他重又被控制住了。他的眼睛和竭力搜尋自己的苦澀的眼光遇到一起了。

『小老五，不要那麼想。』

他俯到她的身前，捉住她發熱的手。她掙脫了，但立刻又被抓住了。

『你不准再同我開玩笑，』他聳着女人的肩膀，貪婪地望着女人閃亮的眼睛。  
『不然，我不依你……』

突然，就在她瞬着眼睛的時候，他擁住了她，狂熱地把自己的嘴唇挨到她的上面去，完全在一種瘋狂的狀態中癡癡了。他屈服了，覺得在一瞬間失掉所有的力量……

可是，幾乎是同時地，他突然又可怕地站起來，感到觸到一個冰冷的，毫無彈性的乾癟的東西，使他心中立刻罩上了恐怖。他吃驚地把女人推開，不相信地看了看女人還在張着的菜色嘴唇，揚起頭來。

他站了有五分鐘，沉默地望着映了淡薄的燈光的窗子。一種惱怒得想撕裂自己的感情在他心裏迸發着，他仰着頭，使勁地把下唇咬着。

遙遠的地方，在城市的中心，低微的市聲還在繼續着。細的雨沙一樣地撒在屋瓦上。從窗子的破洞中不斷的有冷溼的氣息侵進來。燈火搖曳着，一陣風從窗前滑過了。

他戰慄了一下，發現她的手正在尋着自己的手。她的被抑壓的呼吸在耳邊起伏着，發着混濁的聲音，他依到窗沿上，雙手壓着胸膛，希望能因此使自己平靜一些。

他想起來他的幾個同學。他們的臉孔都模糊了，可是他們在他腦裏朦朧的出現着，和他同了幾年高級小學的的同學都彷彿在他的身邊，許多看不見的眼睛都在跟着他，癡笑着，嘲弄他，他們在他的腦中飄浮着，在笑。他感到慚愧，也許他們都知道他現在落得這樣窮酸了。可是，馬上他又變得平靜，甚至覺得自己可笑起來。想起他的同學們根本就沒有在這個城市的了，他們自然不再會記得他，他們不見了。已有多少年，連他們讀小學的那些房子都已經塌了，而且改建過了……

他覺得清醒了些，擺在面前的難題似乎也已不再是難題，他自然不會要她，她

呢自然也不會同他住在那樣的家裏。她還不知道他的口袋裏是空空的；將來還是空的。他明白一切不過是謊。明白這不是可以說謊話終結的事情；可是，他被一種難堪的慾望抓住，他握住了她的發汗的手。

「你不會恨我吧？」他彎了腰問她。

「不，不會……」

她叫着跳起來，迅速地用手臂圈成的圈子套在李子魁的頸子上，捏他，瘋狂地咬着他的脖頸，蓄長着短硬的鬍鬚的嘴巴。她用雙手揉着李子魁的腮，弄亂他的頭髮，在他的肩頭上咬着，一直到他疲憊了，麵一樣軟癱地躺倒在她的床上的時候，她才勝利的坐起來，愉快地低聲問着他：

「可是你剛才想什麼？」

「想你。」

他說了謊，而且爲了這謊笑起來。她動手翻他的衣袋，捏他的肋骨使他笑。爲了

掩飾自己的窮酸，他緊緊的用雙手按了空洞的衣袋，滾着，把衣袋壓到身下去。

「小老五，老五，袋裏有縣長公事，打失了要殺頭的……」

他喊着她，把她的頭壓在自己的肩上。她屈服了，放鬆了仍然壓在他身下的手。

「那麼明天買九尺陰丹布給我，」她捏着他的肋骨：「明天！」

「明天……」

他朦朧地說，迷惑地望着蕩在自己眼角邊的女人的頭髮。

#### 四

陰雨的街道躺在早晨的靜寂裏。天是灰色的，混的。在城市的上空浮着的是一種哀傷的調子，悠遠，但是沉重而親切。李子魁覺得重又被這種辨別不清的市聲包圍住了。他在熟稔的泥濘的街道中踏着踉蹌的步子。他的精神紊亂，似乎路又拉長了，他只希望能夠靜靜的在床上渡過一些時候，不再想什麼。他期望很快地就回到

家裏。

可是，在剛剛躺到床上的時候，他立刻又陷在一種非常沮喪的狀態中了，模糊地彷彿看見了自己在陰溼的小巷裏走着，落着雨，雨和天都是灰色的，膩人的。

「小傻子，」他想，眼前浮出小女人的圓圓的眼睛。「你真的相信了我？你不討厭這副窮相……」

他的手觸着床上一塊淋了雨的地方，他仰起頭看着望得見天空的屋頂。黑黝的屋頂和外面天空的顏色似乎融解了。

「這因爲你還不知道我住在這種狗窩相的房子裏，」他淒苦的搖頭，笑，注視着棚頂。「因爲你還相信我編的夢啊……」他敲着突出在床下的凳子，從發潮的棉絮底下抽出一根稻草放在嘴裏。「……傻子，你要後悔的。」

但想到她蹲在小房子裏的生活時，他又覺得可憐她。這又使他苦惱了。

「你要好好生活，找一個老實人……」

於是在迅速地想到他虧了那個小女人，而決心給她幫助，滿足她的時候，他很快地決定着立刻走出去，開始做一個好人，滿足她。他不能自制的跑出去，覺得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在痛楚。城門洞裏的異常的黑暗，滑溼的道路，窄塞的混合了苦烟味的氣息，在他的朦朧的意識裏這一切出現而又消逝着。天空正在散佈的嚴寒降落，到他的身上。過稀的泥濘在他的脚下四濺着。

『我大概就這麼過一生了，完了。』他喘息地，微帶着恐怖想，一隻手覆着前額，可憐地審視了一下他的潮溼的鞋子，便走進茶鋪中。茶鋪老板帶着油膩的面孔走到他面前來。

『怎麼你腦蓋變亮了啊？』

說着，茶鋪老板用燙熱的乾繻的手在他的頭上輕輕拍起來。這使李子魁狼狽，他閃開老板的手。

『不要講笑話……』



『種種事情，老李，』茶鋪老板做着沉思的，向深處思索的神情說，因為李子魁的口吃和急焦而感到喜悅。『……都有一種歸路，若要人不知道，除非你不作它。可是，不管怎樣，也瞞不住，不管好，或壞……』

李子魁覺得憎恨這副多褶紋的面孔。他握了拳，冷冷地反問：覺得有說不出的不痛快。

『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茶鋪老板笑着。

『不明白麼……』

稀少的客人隨了茶鋪老板笑着。房子裏充滿這種煽動的空氣。沸騰的水的聲音震蕩着人們的耳朵。李子魁臉紅的站起來。但正當他的嘴唇嚙嚙着要說什麼的時候，茶鋪老板的帶了挑釁意味的聲音把他的話遮斷了。

『告訴大家吧！』茶鋪老板轉過身子，一隻手伸出來：『聽說我們李老板也要』

編唱本，說評書了，大家等着呵……」

茶鋪老板調笑的聲音在他的心裏激起了一種不能抑壓的憤怒。人們喧嚷着，他的蒼白和窮酸現在成爲人們疑慮和嘲笑的中心了。他麻木地站着。

「我不喜歡開玩笑，因此……」他吃力地望着人們說，拉長了末後兩個字的聲音，「我也不歡迎別人同我開玩笑。我喜歡本分人……」

他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昏眩，想把心裏的話全部說出來，使這些人明白他不過一時据拮，才到茶鋪混的，但骨氣還是有的，真若叫他對人低頭的時候，他可能就不低頭。

「……因此，我希望我們彼此能得尊敬……」

他哽塞着說，人們恢復了平靜。街道沉靜的對着茶鋪的內部。爐火發着紅光，白色的蒸汽在茶壺間繚繞着。在漸漸密集起來的客人間冒着烟，不斷的起着嚼烟嘴的聲音。有人開始談着報上的事情。一個用了生鏽的小剪刀修捲着烟捲的老人的

聲音昇了起來：

「……聽說，是這樣，美國不久就打印度攻緬甸，中國這面，反攻……據說在那邊攻比守還佔先……」

「聽說還有英國人攻……」

後來是人們都同意了爲李子魁湊茶錢，報錢，要李子魁出去買報來讀。一分鐘之後，李子魁離開茶鋪了。

他很快地走過街道。在轉角那裏他望見了立在巷口的電桿，三個白色的磁瓶掛在那裏，一個殘破的在最下邊。他心裏熱着，想着住巷裏的女人，幻想着一同到了街上……

「我就要有錢了，」對着小女人的圓圓的眼睛說着，一同走着：「……有一種綉着小花的……有布……」

他不知道怎麼會想起了小花，似乎那個門前有着一條陰溝的小門正在吞吐

着他們，完全一個闖氣的人似的吸引了許多人，看着，講着。他朦朧的覺得小女人的低弱的聲音又進了耳中。一直到聽到叫賣着報紙的孩子從身邊跑過，自己又回頭叫住了那孩子的時候，他才想起自己出來得很久了。

『叫得那麼高，』他想着孩子的聲音，一面望着從路邊屋簷上，遲緩地下落着的雨滴。街的上空騰着沾溼的霧氛。可以清楚的聽到遠遠一個趕豬人的喊聲：

『耳——嘮……』

單調的聲音在小街道中叫喊起來，如被鉛色的天空所伏抱，緩緩地，拖着餘音走遠了。

他傾聽着，漸漸興奮起來，想到了自己而且滿意着自己的生活。他的面前展開了一片骯髒的鄉景，於是他又想起那女人的侷促的潮溼的小房間和那房子裏散着的氣味，他們在牀上坐着。

『怪可笑的，』回到茶鋪門口的時候，他想：『……我們，完全是做戲，人這東

西……」

從茶鋪中湧出來一片嘩笑。他把報紙捲起來，覺得突然在這紊雜的聲音前被擊傷，眼前有一些迷亂，起了一種非常不愉快的感觸。

茶鋪裏面擠滿了人，靠着最內的牆壁站着說書先生，上半身高高的凸了出來，肩膀在動着，解着一只白色的小包袱。

小黑板上的書目已經換過了，不再是彭公案而是飛龍傳了。

在左邊，茶鋪老板靠了爐灶站着，手抱着胸，腮上的汗漬映着火光。人們在低聲講着話。苦澀的烟味的空氣裏散漫着。醒木在說書先生面前的小桌子上擺着。

李子魁擠到人堆裏去。迎着撲擊他的烟，把報紙高高舉了起來，抖着，使紙面發出脆折的聲音，抓了一只矮凳站到上面去，竭力擴大着胸部。

「今天報上……」他大聲地緊張地叫。

他的臉被這幾個字擠紅了。人們沉默着，轉過臉來望着他。

門口，在屋簷下面，有人擺了擺手，高聲叫：

「什麼……去你的吧！」

人們都笑了，從人堆中發着嘩笑和喧嚷。茶鋪老板從充滿水蒸汽的爐前擠過來。叫着的人兩手亂揮了一陣，又叫着走開去。誰的報怨的聲音在低低咕噥着：

「天天報那一套，消息在他媽娘胎裏呢……」

一個聲音叫着：「嚷呵！嚷呵……」

興奮的，沸騰的聲音在人堆中間洶湧着。茶鋪老板爬上桌子，忙亂的喊着：

「桌子！桌子！小心呵……」

在李子魁面前，現在顯出了說書先生的流汗的臉孔，衣袖在高高舉起的手腕

上捲着：

「聽說你在宣傳我求你編唱本了，當真吧，李子魁？」

說書先生的流汗的臉孔上泛着紅色，睜大了眼睛，撫了一下油亮的頭。

人叫：

『告訴你，』隨着，伸着指頭威嚇着李子魁，在李子魁的面前搖着拳頭的說書

『你，你小心點！』

李子魁把背在身後的拳頭露了出來。

『什麼？』

說書先生的流汗的前額對人們轉了一圈，昂起着黑長的眉毛嚷：『大家都看見，不是我姜某欺人，是他攪擾我……』

說書先生的有着黑亮的油漬的馬掛在李子魁眼裏出奇地閃着亮。許多同樣亮的眼睛在附近圍着，也閃着亮。

『我們犯着吵麼？日本仔打來了，也許這幫傻子還做夢聽飛龍傳呢。』李子魁叫，放下了拳頭：『可是，我們是幹什麼呢？我們就眼看着這幫傻子給日本仔利用，糟場麼……』他撕着自己的喉嚨似的接着嚷下去：『我們，該教導他們！』

他搖着漲紅的頭，望了一會說書先生，想從凳子上跳下來。

茶鋪門口聚起另外一些人。光線黯淡了，在擁聚着的人們的頭頂和屋簷之間，嵌着灰鬱的遠遠的天空。誰的低重的聲音問着：

「他罵什麼？」

說書先生大聲笑了起來，覺得眼前泛起一些閃動的，多色彩的圓圈；透過一片朦朧的烟望着人們的面孔。

「他罵你們全是傻子，說你們全得挨刀砍……」

李子魁從凳子上邁了下來，一隻腿還在凳子上的時候，被下面的人擠住了。

「打！」有人突然喊，向人堆擠着。

「好，「傻子」問問他！」

李子魁舔着發乾的嘴唇，吃力地挪下來架在凳上的另一隻腿：

「我沒有說過那種話……」



「想賴麼！」

「他還說要把你們當小孩子管呢！」說書先生高聲說，心裏笑着，看着他的發窘的敵人。

「那是我麼？是我麼……」李子魁叫。

可是，很快地這聲音就被更多的紊亂的聲音淹沒了，人們擁集起來，敲着桌子，響着腳踏地面的摩擦的聲音。有幾隻拳頭在空中舉起來，搖了搖，又落下。

「瞧着！——這是拳頭……」

茶鋪老板發着汗擠進來，眼裏閃着不耐煩的，急燥的光。

「走吧，你。」他毫無遲疑地沉重的說，推着李子魁的背脊：「以後少到這兒來，少說話，吹牛皮不好玩，都在批評你是說謊大王了……」

李子魁閃到一邊去，一種要痛哭的感情在他的心上湧起來，他用手撫着胸口，緊緊的壓着，感到有一種無從看出的壓力正從各個方向逼着他，他喘着，盡量地吸

下一口氣。

『我錯了麼，難道……』

他幾乎是哭着叫了出來，睜大了他的眼睛。一片火花掠過他的眼上，似乎是第一次聽出自己的聲音，而且爲着自己的無力，爲着從背後來的喧嚷和不斷的叫囂而感到驚震。

他跑出來，跳過路邊橫過來的水流，跨進另一條寬闊的街道。

又落了雨，涼的，潮溼的氣息迎着撲過來。路邊店鋪的柵板上濺着泥污。眼前是無邊的灰色，展延着，又升了上去。

在一家店鋪的窗玻璃上他望見自己的瘦削的影子，那樣子是長的，繚亂的，慌張的。曖昧的望着自己，同時發恨地想着：

『……我被人趕了，像趕掉一隻狗，這爲什麼……』

他取下灰舊的呢帽，弄亂了頭髮，又把帽子深深的覆上前額，使帽沿壓住眉毛。

他想起笑着的小女人來。

「真的你信了我麼？我的……小傻子……」

他呆呆站着，經過了長久的時候，漸漸覺得心裏變得空曠了，只剩了一種模糊的痛苦的呼喊不斷地叫着，壓制了其餘的響聲。



## 暑熱

—

傍晚天氣熱，院裏人都習慣坐柏樹列下乘涼：木匠，挑夫，從前做過參軍現在成了小本商人的年老的房東，家庭教師，裕闊的司機和他的女人，以及其他許多女人和孩子。

院子破落而凌亂，長滿了野蒿，三稜草和薇菜，空氣裏常有霉爛味，每個門口總淤有積水，繁生着蚊蚋的孑孓們。院裏的人就外表看來也一如這個院子，不整潔，固執，龌齪，尤其喜歡吵架。家庭教師整天拖着件灰布長衫，老房東不論在家出外都要在灰布長衫外罩件滿是油垢的黑馬褂；木匠女人的手上生着疥，臉孔狹小，却喜歡

同時穿上許多衣服，有時是不分季候，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遠遠看來便好像衣襟上綉有無數條顏色不同的花邊。還喜歡從販賣舊衣物的販子手裏買些賤價的胭脂粉，香精，雪花膏，絲圍巾之類，興致好時，她便濃重的打扮起來，在塗成石灰一樣白的臉上抹起紅脂粉，圍上白色絲圍巾，抹上口紅，再着起半舊的高跟皮鞋，之後便在院中扭捏的來往着，故意熱情的和人打招呼。有時談到木匠，她便瞬瞬眼睛，皺一下眉頭說：

「他是狗，屌事都不懂。」

她在背後罵正房樓下住的一個女人是暗娼，罵老房東是老色鬼，死骨頭，院裏人因此都不大敢接近她。家庭教師則以爲她不過嘴上直爽些，而人是好的。

沒有旁人的時候，她就向家庭教師說：

「人不能心眼歪，房東壞，孽根一發，臉上便生了疤……」

接着，也不管家庭教師是不是聽了，自顧向下說：

「他用兩桿秤，大秤買進，小秤賣出，土地爺不依，便用紅鐵在他臉上燙了那塊疤……」

家庭教師不相信，打斷她的話說：

「胡說，這不關土地爺的事。」

木匠女人却完全是認真神氣，而且接着賭咒起來：

「胡說爛舌頭，我賭上這根舌子；有人說他在城隍廟敬過神，買了十年壽，因此才單只剩下一堆肉……」

幾天之後她挨了木匠的打，再出現時，人好像枯瘦了。問起時，才知道她偷吃了鴉片煙。

「不吹煙我就提不起精神。」她向大家解釋。

房東太太這時就插嘴奚落她：

「吹煙灰！牛皮不要吹破了！」

「吹煙灰跟吹煙總一樣。」

「當然不一樣。啃骨頭跟吃肉怎麼會一樣！」

「我吃也不過閒常吃……」木匠女人覺得不好意思，放低了聲音。

那個便說：「我不同你抬槓！可是不犯煙灰癮。」

這時家庭教師問房東太太：

「那位張太太也吹煙？」

他記起來他樓下常常衝上來的那股苦煙味，便連帶想起那個白臉女人。房東太太卻表示不懂。其實她先就聽清了，等家庭教師解釋後，她就大笑着嚷說：

「嚇！我以爲有什麼了不起的官太太了！——豬毛太太！」

接着把頭向前一傾，她大聲接下去：

「太太不嫁司機，好人不嫁開車的！你看她那派頭！」

房東太太有一個十九歲大的女兒，有時也從鄉下來城裏住些日子。一談到她



這女兒她便彷彿再一次地受了青春的力的搖撼，臉孔變得又平靜又溫和低低的，手脚不安的更換着位置，完全一個怕羞的少女樣談論起來：

「我這女兒就是愛乾淨，愛花，老粗她看不慣，就是喜歡學生。以前我們這裏住過一個大學生，人老實，用功，整天關在屋裏，卻打起我這女兒的主意，拿了二百塊要說人二百老倌——她爹，便說：「買豬都買不到，借想買老婆！」把人給趕走了！其實他人滿好，只是這樁事做了傻子。我這女兒還進過師範，不是怕人學壞，這時也好升大學了……」

接着，她滿意地，放低聲音說：

「現在她丈夫是個營長，說快要陞了。她還能做半年姑娘，以後做營長太太，再爬就是團長太太，人都年青……」

同樣的話院裏人不知聽過多少次了，甚至聽膩了，她卻照樣滿足的笑着，用手掠着頭髮，之後遲疑地抬起頭來凝視遠遠的晚霞。她的眼睛這時好像爲這種未來

的期待和希望照耀着，是明亮的。

老房東外表看來卻完全是正直的，很沉默，有一副莊嚴的儀表，背略微駝，步子則很硬壯，年青時候做過上校參軍，卸職後，便在本鄉開了間雜貨鋪，城裏外省人來多了，房子租價貴，他便把城裏房子大部分租出去，同時分廚房做兩小間，一半給一個挑夫住，這人須義務的爲他從城裏向鄉下擔運貨物，照看房子，他的時間大半化在鄉下雜貨鋪裏，來城裏除購辦貨物外，餘下的工夫大多是用到燒鴉片煙上。深夜裏，在別人滿以爲他睡熟了時，實際上他卻在默默地燒煙，或是抹拭煙具，這時若有誰想拜訪他，走進他的屋子，他也會出你意外的迅速站起來，笑着招呼你。

他的壁上還懸掛了他多年以前的軍裝放大畫像，那是莊嚴的，蒙着些塵土。

「沒有用了，真的，」他笑着，讓出了坐位，謙虛的指指橫在榻上的煙具：「老了就愛上這個了。」

不願意提起過去，避諱談現在，談戰爭，談到生活的時候，主要的便是關於鴉片

『若是不吹煙，現在我也大富了，』他重新拿起煙槍，撫摸着牠：『每天我要吃半兩土，加上內人，每天就近一兩，這不是小數目，幾十塊！可是我吃了幾十年了，一年三百六十天，這筆賬就不能算……』

也談生意，談物價。他的看法是外來人多了，買的多，出的少，仰光路一斷，來路絕了，物價自然漲高。

『不，這是通貨膨脹。』家庭教師想用他的經濟學知識改動老房東的意見：『因為國家紙幣發行數太多，基本金準備不夠，紙票價值小了的原故，現在市上新票子多，便是這原因……』

『鄉裏人可高興要這種票子。』老房東說，固執着他的看法。

『因為他們不懂，這是戰時。』

『鄉裏人並不全是傻子！打算也是有的……』

這樣反駁了後，老房東就靜默下來，不再說什麼話，即使談起，仍然設法把話題拉到別的方面去。

家庭教師卻喜歡談時事，高興同人辯論。他厭惡房東這種故作一切都不屑談的神氣，覺得那種神氣太壓迫人。但只要一有辯論，老房東就用不得不然的態度設法制止他，同時，暗示着不願委曲自己的意見似的說：

「我們的看法差得遠，不是覺得太新，就是感覺太舊。」

「這沒有關係。」

「不，」他止住家庭教師的話：「關係而且很大，黑和白當然不能交朋友，一交就是灰了，連本性也交掉了。」

他便仍然躺下來吃着鴉片，讓自己沉沒在鴉片煙的霧氛裏，屋內屋外也就逐漸瀰漫起濃重的鴉片煙味道，嗒嗒聲和噓噴聲。

孩子們則有自己劃開的小世界，頭腦是老房東的獨養子：十四歲，有一副年畫上孫悟空式的臉膛，下巴向前突出，歡喜做鬼臉，把面孔折疊似的皺縮起來，眯細着眼睛，從鼻樑兩側便透出兩只葵花子樣的黑眼珠，下巴更向前突出，鼻子則被臉上的皺紋擠成一團，跟蒜頭似的可以分成許多瓣。

「你這是做什麼？」有一次家庭教師指着他的折疊的臉孔問他。

「豬！」

跟着，便皺皺鼻頭，從鼻孔哼出種聲音，手指放在鼻尖上說：「這裏掘地，」指着鼻孔：「這裏嘆氣，打嚏噴，」指着牙齒：「這裏吃草，」然後瞬瞬眼皮，對家庭教師說：「我爸也是打小放豬的，可是他做過參軍，帶過兵。爸說我姐將來嫁人就嫁豬倌，不嫁窮學生跟窮教書匠……」

他也吃紙煙，能够用煙吹成各種阿刺伯數字，有一個他告訴家庭教師是「9」字，另外他又吹了「8」。

「這個字最難吹，腦袋要繞四次灣。像吧？」

他吐出口痰液，又習慣的從地上用脚擦去。

「很像，但是你說謊了，從前你說過沒有讀書——」

孩子卻把白眼珠翻翻，眉毛向上一挑，說：

「從前是從前，」同時一揮手，把半截煙摔到半空去：「人總不能當睜眼睛子呀，不是麼？」

「吹煙，老師依麼？」

「呸！他管到我麼？我還看電影，看大戲，我頂喜歡外國女明星，嘉寶，秀蘭澄波

兒……」

有時候家庭教師站在這孩子面前說教似的說着：

『你這樣荒唐下去最不好，總該多讀點書，你爸又不是沒錢，現在多認點字，將來就多知道些事情，多掙點錢……』

孩子照例把眉毛豎起來，嘮嘮嘴，之後跑開的時候居多，有時卻倔強的反駁地說：

『不要你管！我長大一準比你強！』

孩子的態度並不使他氣憤，卻在心裏安排一些得意事情，偶然也安慰自己受損害的心似的，望着遠遠跑開的孩子背影說：

『將來你會知道的。』

另外一些時候，當家庭教師遇到一個叫做喜春的小女孩子時，便什麼都忘掉了。小女孩喜歡說：『好就好罷，』喜歡扭扭的低下頭，偷偷用眼角看人，喜歡唱歌。

夜裏，月亮升起來，空氣比較的清爽了，沒有了日午的炎熱和氣悶，在院地當中，這時候便會在月光的朦朧當中微顫地浮起她的歌聲：

「月亮在哪裏，月亮在哪方，

她照進我的房……」

同時，幾個較粗的聲音隨和着她，衝激着夜晚的靜寂，歌聲戰抖而生澀的展開，消失，跟着又同樣地開始起來，仍然是生澀的。

月光好的夜晚她在院裏也停得比較的久些，柏樹影瀉進院落裏，朦朧的如同煙霧一樣，在霧裏總是跳動着她的笑聲。這時院落爲笑鬧的聲音充塞着，顯得悶塞而狹隘，好像高聳的柏樹圈圍着的又不止這院子似的。

這女孩子有一張極美的臉型，眼睛很憂鬱，很黑，如像隱藏了多少祕密。和別的孩子一起時，常常被欺侮，被驅除，她卻只是瞬着生有長睫毛的眼睛，不說話，容忍下來。在別的孩子眼裏她不過是一個小乞丐，她窮，她的家只是井邊一幢齷齪狹小的房子，也許別人用做廁所還嫌小，卻滿滿地擠進了她一家四口人。有的時候，當家庭教師看到她自己一個人默默玩着，便走過去說：



「你自己玩也好，不要理那些小狐狸，他們總給你虧吃，不然便陪你弟弟玩。」  
「我媽不喜歡弟弟。」

「你是大姐姐，姐姐該疼弟弟……」

她並沒有格外愛弟弟。還在吃奶的孩子差不多整天都被丟棄在那間小屋子裏，常常哭叫，嗓子嘶啞無力了也不會有人過去照顧。她的母親沉默得簡直像啞吧，父親是鴉片鬼，兩人常爲一點小事情吵鬧撕打，一陣風樣從巷裏撕打過去，又一陣逆風樣追趕回來，這時喜春便害怕的哭泣着，家庭教師如果看見，便會過去安慰她：

「不要怕，跟我來唱歌……」

他就緊緊把孩子的兩手捏着，讓孩子靠到自己身上，唱起來。

三

除開房東太太外，要算住在木匠對面的老太婆年紀最大了，她的左眼上生着

翳，鼻樑微塌下去，兩眼的距離因此顯得遠了一些。耳根附近的皮膚皺折得像麻布一樣。丈夫是個自從春末便病着的老人，現在仍然着迷似的不住用狗皮膏藥貼在背上。這老人染着一種叫做「痰喘」的病症，身體癱軟，時時猛烈的喘息和咳嗽，之後便可怕的哼着。有時這哼聲在半夜裏發出來，整個院落便如同在多少丈高的懸崖上搖墜而戰慄，終於墜進荒涼的夾谷中，只殘留了一絲氣息在呼喘，在訴說，有如低誦着一些悲哀的祈禱字句，最後連這點祈禱的力氣也沒有了，聲音消沒了，院裏便又籠罩了靜寂，顯得更荒涼，更空洞，而那種可怕的喘息的餘音卻久久不能平伏下去。

降雨時候，這個老女人就慌忙的從屋裏面搬出木桶、盆、缸類傢俱接雨水，用被單掩蓋有雨水淋進的赤裸的窗櫺。也有時候她全日洗着衣服，照她的話說，洗她女兒相好的衣服。衣服多半晾在院地裏野蒿上，偶然也涼到住着家庭教師的樓上，那是在走廊的欄杆上。

樓梯是陡聳的，兩邊沒有扶手，每個梯階很狹小，因此下樓時她得先在樓梯頂端坐下，腳放在第三個梯階上，用兩隻手臂支住身體，然後抬起臀部，移坐到第一個梯階上，手也隨同着移到第一個梯階上邊，再之後，她開始把兩隻腳分別移到第四個梯階上。

常常，她爬到樓梯的中間而不得不歇息，她沒有足夠的力氣，也有時已移到樓梯腳下了，她卻沒有力氣站起來，疲乏把她捆到那裏，新的力氣又不能很快就茁生。住樓下正房裏的是一個男人和一個白皙的女人，男人是司機出身，女人每天塗起濃厚的脂粉，眉毛用剃刀修飾成一條狹線，眼睛微微突出，頭髮做蜂房樣燙成一窩洞。這女人在院裏出現時，衣扣常只扣着腋窩下的一個，而赤裸出多半個大腿。因此當木匠女人背後罵她是娼妓時，院裏人都感到痛快，同時，在那一剎那間，對木匠女人表起好感來。

最少露面的是老太婆的女兒。那是一個使人有可憐感的十分矮小的女人，生

一對羊眼，所謂她的相好者卻是一個十分粗壯的漢子，從前做着駕駛列兵，現在是班長，來時常常隨來一些駕駛兵，有時打牌，有時吃酒，有時呼嘯的鬧嚷一陣。有一個時期因為出差離開了，院裏便整日空寂下來，完全成了與以前相反的世界，只偶而浮起正房樓下那個白臉女人的不完全的歌聲：一段女起解，或是一段孟姜女哭長城的山西腔，而那多半是在深夜裏。

夜裏，爲了省油，院里人大都不點燈，卻喜愛攏近黃昏之前燃起的燻蚊蟲的苦蒿火堆前把整個黃昏渡過去。

在黑暗裏，人的面孔被燃旺的火光映紅着，從背面看去，就可以看出一些參差不齊的頭部的黑色輪廓，襯着紅色的光，不動而寧靜的，伸進黑色的夜空裏，而在上面突出着黑色的柏樹幹，不平的瓦脊，再以上就是黑而龐大的柏樹頂端，和嵌在暗鬱的天空上面的疏少的星球。

到了夏末，雨水多了，木匠的生意冷淡下來，挑夫許久找不到工作，老太婆的女兒仍然終日紅着眼圈盼望出差人的消息，木匠女人不常出來了，爲了陰冷，在院裏出現時，她身上總披着一件黑色的棉襖袍，不扣衣扣，她的頭髮因感染了空氣的潮溼，散披到肩上的更長，更亂，臉孔更黃瘦了。

午間家庭教師回來，衣褲上面總是濺透了雨和泥漿，過長的褲管重累似的拖到地面上，走路時拖住他，鞋根上沾起新的泥污時，拖下的褲腳便來揩拭這些泥污。到了第二天，溼的衣褲仍然不會乾，他卻不得不再把這些潮溼的衣褲穿上去。

雨也帶來了無盡的溼冷。但繼續到了第六天上，那個久病的老人忽然死掉了。那夜裏下了很大的雨，早晨院裏淤積了雨水，雨卻停了，天空顯着灰白色，如像凝結着，往遠處看，這城市的邊緣還籠罩在煙霧的朦朧裏面，模糊的，一直伸延到隣

近二百米外的地方。這種低壓的空氣卻爲人們增加了一種分外淒涼的感覺。在院落裏，夾着老太婆的淒慘無盡的哭泣，空氣便彷彿被什麼陡塞着，浸流着一種壓迫人的氣味，和一種使人意識着恐怖與悲慘的不愉快的感覺。那個老女人哭了一個早上，沒有離開過門檻，她一直坐在上面，淚枯竭了，眼睛完全被淚水浸得模糊不清了，她仍然哭着，成了悲切的號叫，成爲一種殘餘的氣力的掙扎，她似乎忘記了一切事情，忘了疲倦，不知道應該做什麼，甚至忘了自己是在哭泣中……

彷彿被這種恐怖的氛圍刺傷了，家庭教師覺得有一種熱漲的意識衝到他的心上，他不能看下去，他衝到人們中間，嚷：

『大家動點力氣好不好？我們人多，幫她些忙！大家不要太小氣！』

因爲一直厭惡家庭教師，坐柏樹下正房裏那男人便說：『說的多容易！』

老房東卻覺得話正中自己意思，因此往那男人身邊湊近些說：『說開這就是知難行易學說。從前軍隊裏有種教育隊，就做現在部隊裏的政治隊，隊員本事就單

憑一張嘴巴，能說得天花亂墜，無奇不有，無所不知，歸結肚子裏不過一堆屎，一接火，跑的最快的也是他們。中國壞就壞到這裏，鬼子易對付，這般要漂的才叫人頭痛……』

房東女人聽這類談話多了，便也插嘴說：

『所以要打日本，一邊還得打這幫滑屎蛋。』

家庭教師發覺話都是對自己發的，要發作分辯時，眼下卻現出來一個熟稔的緊皺的鼻子，一對葵花子樣的眼睛，同時覺得腳踝上被一隻硬鞋頭踢了一下，幾乎滑跌下去。

『狗養的！你受過教育沒有？』他霍然發怒地叫。

孩子跳到一邊，回罵：

『你碰碰老祖公看！』

正房那男人沒留意這些事情，聽到家庭教師罵聲，以為罵了自己，便對家庭教

師這邊伸過拳頭來：

『狗畜的你罵老子，是不是？』

房東太太手插在腰上說：『讀書人嘴不淨喪德，倒八輩子霉，大家該和氣些。』

她轉過頭去看木匠女人。她想找到木匠女人的眼睛。她卻看到那女人一雙滿是疥瘡的手。

『屌樣子！』

木匠在後面罵句粗話，擠到前面來，房東太太便對他把兩手攤開說：『你看，吵來吵去，連祖宗都掘出來了。』

木匠女人說：『外省人嘴酸，合不來……』

房東太太沒有留意木匠女人說什麼，卻說：

『無怪人說外邊人狡滑，一點不假……』

樓下那女人起床不久，頭髮散亂到肩上，腋窩以外的衣扣仍然沒有扣，這時聽



房東太太一說，臉上一時變了顏色，崛起嘴吧說：

『你胡偷吞棗帶上老娘可不成！』

房東太太發覺對方的氣很旺，不敢挑下去，便換了口氣說：

『我是說人不能看臉相，大嫂，你倒該教訓他一次！』

白臉女人把話當真的，真的對家庭教師把身子衝過去，卻被她那男人拉住。男的說：

『算了，算了，有力氣回家裏用。』

家庭教師轉身看時，眼光恰碰上房東獨養子那副猴獠樣的小面孔。

『你祖公叫你滾蛋！老子房子不租你！』

老房東這時趁家庭教師舉起手，看來要打自己孩子時，一下把家庭教師臂膀捏住，把隻手臂扭到背後去，同時說：

『有理說理，你動拳頭嚇誰！』

家庭教師想掙脫，然而沒有用，卻看到房東第二個小女孩擠到身邊來。

『爸，趕他搬家！他要喜春罵我，他要喜春欺侮我！他要喜春罵你……』

邊對家庭教師搖着隻黑污的小拳頭，問：

『你說：你搬不搬家？』

正房樓下兩個人走開後，老房東變緩和了，就放開家庭教師，一邊解釋說：

『幫別人忙，盡點人情，這年景能說誰不對？兵慌馬亂的，自己絕靠不得，國府主席都不敢誇這種口，我們更不值什麼！我和人說：「我們周大哥人厚道，」我沒說謊，因為他不貪求。比方我這房子，我可以不租他，我能租更多租錢，這些錢僱挑夫，腳力外怕還有餘，但是不給周大哥住，要他搬那裏住？外來人一天天多，房子緊，你就可以明白我這還不是幫忙性質！人情誰都想做，說穿了其實不過是錢的問題，看人可憐，我有錢，這錢我沒旁的用場了，我當然可以拿出送人情……』

家庭教師被說服了，就解釋自己說：

『你不知道我這人性子，有時的確固執，但我相信做事做人，都沒虧良心……』  
『對，該當這樣！』

可是當老房東向停着棺木處和還在哭泣着的老女人身邊走去時，家庭教師卻覺得好像有什麼咬噬自己的心一樣，覺得所有的血都像衝到臉上，同時覺得兩隻腿因為久站而麻痺了：一種被侮辱了的感情，一種憎恨在慢慢茁生起來。

## 五

黃昏下來，院落裏就開始滲進各種奇異的天空的色彩來：模糊的，沒有聲息的，之後又為夜色湮沒了的，是野蒿火堆的淡紅色，柏樹蔭的暗鬱色，高傲的從晚霞映射下來的玫瑰色、紫紅色、深紫色、老青色……

黃昏沒有成熟時，在林子裏邊，天色卻是暗的。

這林子緊挨在城牆外面，圈繞着護城河，再以外是荒地，是公路。站在城牆上面

可以望得見排列整齊的樹頂、柏樹、榛樹、榆樹，尤加利和油桐，城牆轉灣這樹列也轉了灣，每天有數不清的卡車經過公路馳過去，也有膠輪馬車，成隊的馱馬到山裏，從山裏來。

在樹下穿行時，這路就顯得模糊了，看來僅僅是一些小點，這些小點被枝葉割裂着，發着枯黃色，那沙土的顏色，路面的顏色。沒有風，但是樹葉動着，這些小的黃色的點也動着，而又彷彿這些小點貼近到他的瞳孔外面了。

樹根絆了他一下。於是，那種通到朦朧的路徑裏的意識又折回來了，他什麼都記了起來。

憎恨也茁長起來。

恍惚之間他又覺得什麼也沒有想，對於他自己，對於人，對於人生。他覺得無所需求，也不必有所給予，世界這樣安排就對了。他不過有點心煩，也許太乏了，的確也該乏了，他操的是這樣一種職業：他得說話，在話裏注進思想，要循着一個思想系統；

這樣，他的腦子就得接受痛苦，他的腿得接受痛苦，乃至他的手，他的一生，他的全體。他是痛苦的全體。他是什麼呢？

『家庭教師！』

彷彿有誰這樣遠遠呼喚着他。他的全部神經戰抖了一下。

他停下來。他回過頭。他沒有看出後面同前面有什麼不同。天空發着黯鬱色，遠處是朦朧的，夜就要來了。這裏應該不會再有第二個人，不會的，可是他終於叫了出來：是誰呢？不會是聽錯了，那聲音那樣熟，那樣熟。

『誰？』

那邊朦朧的：

『誰？』

他轉回身，覺得非常厭惡這個有着回聲的地方了。他加快了速度走，不相信這種聲音會再一次地衝進他的意識中，他覺得他醒了。

可是分明那聲音又從他的背後追過來了。

『教書匠！』

熟悉的，然而又是嘲笑的。幾小時之前人們正是用了同樣噁心的聲音嘲弄過他：他被視做狗也不如的人，他被一些毫無教養的人們包圍着，他被那些眼睛鄙棄，嘲笑，……

這一瞬間，他恨着自己，感到孤獨，恐怖和痛苦。

天慢慢黑下來，很黑了，黃昏已經過去。三十步以外的樹幹溶進在夜的黑色裏。有一些冷。城牆裏面傳出種低低的，悶倦的汽車叫聲，和風吹電線的聲音似乎這些聲音沙粒一樣的墜下來，模糊的，但是清晰的。公路上那種沙土樣的白色沒有了，空中還有一點淡，一點藍色。

城門腳燈光下有一個人走過去，那影子在所有的光線前一閃。

他在一株油桐下站住，他搖動着牠。幾隻烏鴉飛開去，他覺得報復了，就是這幾

隻黑色的可憎的生物一分鐘之前吸引了他的聽覺而且斬斷他的思索的他感到一種滿足：世界就是這樣，快樂藏在復仇後面。他吹了一陣口哨，他的步子快起來，生活似乎專爲了嘲笑糊塗的人，他覺得自己以前簡直是傻子了。

最後他自己的影子也在城脚下燈光中搖盪着了，他看到了他應該走進去的巷子，他已走進了城門洞，那個有着暗黃色光的燈也已被他拋得那麼遠，拖在地上的影子也已那麼暗，那麼模糊了。幾步以外不再看得清人，拐第二個灣時他看到那些柏樹，那個黑色的門，他可以放心的走進那院子，不致有人看到他。他要把腳放輕些，跨過門檻，一直到樓上，不驚動一個人便睡下來，他可以不點燈。

他拐了第二個灣，但是他又站住了。

一片歌聲從他面前的黑暗裏泛出來：

『……月亮在那方，

她照進我的房，她照上我的床，

她照着了我破碎的衣裳……」

挑着感情的深處的，熟悉的聲音，染着傷感的句子。

爲的平靜呼吸，他放一隻手在胸脯上。這有着溼潤性的憂鬱的調子浸進了他的心中，蔓延開來，微微搖撼着他的全體，又和散在空氣中的紛雜的囂音揉在一起了。

歌聲住了時，他就在幾個孩子中間坐下來，他把一隻手放在最大的孩子喜春的頭上，盡力想從這張隱在黑暗裏好像還有那樣髒，那樣憂鬱的小面孔上看到什麼。他想到了這個孩子的家庭，孩子的父親，母親。他的眼睛突然溼潤起來，若是這孩子生在別一個富裕的家庭裏呢？她不會變得這麼野，她可以進學校，不會再有人敢欺侮她。現在也許有一天她會被賣掉了，被當作一件商品，當她的父親母親窮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就變賣她，吃她……

他不敢再想下去，一陣昏熱的感覺襲到他的身上，他叫了起來，忘記是坐在人



家門外的石階上

「這社會非毀牠不可！」

孩子驚抖一下，他觸到了一隻孩子的手臂。

「不要怕！」

「剛才你叫什麼？」

「我說毀了這個社會。」

「社會？」

「是的。」

他把孩子更拉近了些，沒有繼續說下去。他想在黑暗裏辨別一下其餘的孩子們的臉龐。這一刻孩子們都靜默着，不動的，呼吸也像屏息了一樣的坐在黑暗裏。

六

夜裏，住樓下那個白皙的女人仍然不時哼着小調，聲音急喘的落進寂靜的院子裏，空氣就彷彿被割裂着，顯得哀凄可怕，有時她突然在半夜裏唱起來，在靜寂裏，她的聲音要一直繼續擲揚一兩個鐘頭，這時家庭教師往往被吵醒，再不能夠安靜的睡下。到了不能忍的時候，他便從床上爬起來，俯到地板上，檢有縫的地方對下面說：

『喂，靜點不成麼？上面有人睡覺哪！』

女人也就衝着天花板回答過來：

『活該！』

若是再說下去，女人便說：

『現在你沒睡呀，不是麼？』

一切都沒有用。家庭教師不能睡下，只好在房裏散着步，那女人卻多半在這種時候嚷叫起來，同時用什麼敲着棚頂：

『你這人怎麼這麼不講公德，塌灰都踏下來了！』

家庭教師失眠的時候多起來，一當那女人的歌聲從地板下騰起，他就覺得感  
染了一種熱的氣息，開始不安的轉側着，同時想起許多奇怪事情，情感也就變得更  
其紛雜，他害怕和房東有着不愉快的對面，最好是房東回鄉下照看雜貨鋪去，而在  
內心裏卻被這樣的感情支配着：活得結實些，勇敢些；這意識有時擴大滋長了，他的  
眼前就彷彿披開一片美麗的畫景，在那裏他是英雄，他的全身都是高傲，他便匆匆  
地跑下樓去，他想像着畫景就在前面，忘了自己樣撲過去，他想抱住那個畫中的英  
雄……但馬上他會明白這是夢，睜開眼睛他便可以看到裝滿了整個房間的黑暗，  
那是夜，他還可以聽到一種輕渺的好像夜在流動的聲音，他的失眠也就繼續下  
去……

那個兩手生滿疥瘡的女人仍然時時出現在人羣前面，習慣地交叉着手臂，手  
指間黃色的小水泡好像加多了，塗着一層黃色藥膏。老太婆的女兒常在家了，常常

坐在簷下，睜縫着羊樣的眼睛。那個出差出去的駕駛兵班長還沒有消息。老太婆更沉默了，不再成抱的洗着衣服，多數的時間是陪着女兒坐在簷下，分享一份寂寞。挑夫女人仍然是緘默的，蹲在柏樹下的時候，她的孩子就緊緊依了她。

早晨那個皮膚白皙的女人出現時，脚下也還是那雙麥桿編的拖鞋，她在每個門前都張望一下，又拉住那個悲哀的老女人說些什麼，之後便像被一種瘋狂的力量燃燒着，狂笑起來，開始用腳根走路，伸展開兩隻臂膀，完全忘記了附近是不是有人看着她。但她並沒有繼續在這裏住多久，老人死後的第六天，她突然不見了，只是前一天午間家庭教師教書回來時，人們會看到她坐在柏樹下算命，樣子像平時，只是笑得更多，更利害，人聚多了，她說：

『你們看，我那不要臉的先生開小差了！』

木匠女人不明白話中的意思，心中稍稍有點奇怪，因為知道做司機開小差不是兒戲，還記得幾時槍斃過開小差的司機，這時也就爲開小差的人捏一把汗，便說：

「他不該不打假謊子。」

白臉女人笑倦了，及至一解釋，木匠女人反覺得不好意思，忍住笑說：

「大概一半天就會回來的。」

白臉女人背往柏樹幹上靠去，心中雖還有點眷念，嘴上卻說：「男人多的是，我不希罕！」

一邊在腰上摸了半天，摸出一疊簇新的票子，晃了晃：

「老娘餓不死呀！老娘……」

雖然還笑着，大家卻都沒有陪着笑的意思，而且因為不是平常的笑，每人心上都感到一點壓迫，房東太太平時對待這白臉女人的態度消沒了，這時說：

「該自己想想活路，別人礙不到，就成了……」

白臉女人一咧嘴，回答說：

「明天活不活我還沒想呢。」

房東太太覺得這話太像刺，不高興起來。

『你不是小孩子，不該說這類喪氣話。』

那個卻一仰頭，漠不相關的望着天上。

『若是孩子，我連這種屁卦都不算！』

家庭教師見房東太太在白臉女人面前失敗了，心上想：『你也有釘子碰，』其實是一種洩憤感覺，也就來安慰那女人：

『人當然是做孩子時快活，大了，就只能狠心一點，不然什麼都得怕，都得分心，最上策便是牙來牙擋，眼來眼擋……』

房東太太因為氣一直沒有消，就抓了這機會在家庭教師身上發洩，同時也因為記起了一些別的事情，所有氣憤一下都集到家庭教師身上，便握了一隻拳頭在教師臉前搖晃：

『你別做夢，你說，你說，你那天滾蛋？老娘房子不租你了！』

家庭教師不答話，顯然氣餒了，房東太太的氣也就小了下來，走到一邊去。

家庭教師看了看左近的人，心中漸漸又湧起了一些安慰那女人的話，就用平靜口氣俯下身說：

「世界上真理只一個：良心放正就對了，他負心是他不對，你總是對的……」

他甚至忘了房東那種臉色，他的心裏爲一種朦朧的歡喜征服着，他覺得他重又獲得了他愛的東西，他站在上面，不再感到昏眩，他看到許多人，憎恨過的，愛過的，他們和他一起，他不再孤單……

事實上爲這種想法抓住了，抓牢了，當他望着人走了後的空洞的房子時，這結局也因此使他覺得完全是意外了。彷彿這不可能似的，他好像還聽得到她向賣卜者詢問時的聲音，就是這天早晨他還嗅到那種濃重的鴉片煙味道從地板縫湧了進來，這和昨天，和前天都沒有兩樣。可是早晨起來到柏樹列下散步時，他看到的卻是從那女人房裏走出了房東太太。

「還差着房錢，搬跑了。」

房東太太指着完全空了的房子，憤憤的咀罵。

「婊子養的，殺千刀的，癩巴狗養的……」

這尖銳的罵聲刺一樣落到他心上。他覺得似乎重又跌進一種濕鬱的圈子裏，似乎一種霉氣在攏近他。「人走都走了，罵有什麼用！」他陪着笑說，望着女房東。

女人說：『我要罵！——殺千刀的，悖時的……』

「……」他沒有答出話來，女人卻接連說：

『你是狗肺，驢肝肺！』

女人的眼睛在紅潤，在擴大，它們好像貼近了他的眼睛。

「我罵！我要你滾出去！我罵你滾出去！怎樣？你說怎樣？」

現在它們被緊緊皺起來的額上的皮膚割開來，露出了更多的白眼珠，露出了白眼球上的血絲，眉毛和眼皮掙扯着，又成爲皺折着的三角形，他覺得那個三角形



在燃着自己

他衝到女人面前，想解釋自己，伸出一隻手來預備做手勢，突然他聽到房東太太豬樣尖叫起來：

「老娘讓你打，你打死老娘！你打吧……」

同時，她猛地把頭撞到家庭教師的腹部上去，教師搖顫了一下，把女人撞到自己身上，肉推開。退到後邊時，他看到那女人又再準備衝過來。

他不動。他覺得自己也瘋了，他不能忍了，他等待着，他往兩隻臂膀上集着力氣。但是女人並沒有再衝過來，頭髮散亂了，她沒法衝，從散亂的頭髮後面閃出的是兩隻眼睛的紅紅的光，對正他。

家庭教師忽然覺得自己心裏變空洞了，彷彿因了那紅色的光而融化，而身體卻在浮昇上去，昇上去，他不能站住，他兩手在胸前抓了一把，最後一次她看了看那火光，跑出去。

七

街上籠着霧。太陽才爬過屋頂，成了溼潤的朦朧的太陽。

他的呼吸略略平息了些，他盡力不使自己思索什麼，似乎從背上，胸上有股力量在壓着他，要他平靜。他覺得心上染了不少熱，這熱逐漸填滿了他心裏的空間。

但這只是片刻，很快的這思想又消逝下去，什麼也沒有留下：在他面前的不過一些面孔，嘲笑他，罵他，一些蓬亂的頭髮和狂怒的眼睛，他的心裏也還不過一個空洞，他同一切球體沒什麼兩樣，浮在空氣裏，沒有重量，沒有聲音，一點點風就可以把他吹上天去。

這城市也使他吃驚，他在心裏溫習了每個熟悉的地方。他看着面前開闊的街道，他忽然覺得自己彷彿融進了一片煙霧的海，而海浪圍裹了他。

小巷口簇擁着灰白的煙子，一些叫賣的聲音，車馬的聲音加多了，霧裏太陽顯

出一個朦朧的邊緣似乎昇高了些顏色淡薄了些這一切對他同樣不生興趣

午間，教書工作完了，他沒有按往常的時間回住處去，他在街上徘徊了一整天，天暗了，黃昏了，他走近那個爲自己所熟悉，同時又懼怕的門邊時，聽到院裏有談笑聲。但他終於挺了胸跨進門檻去。

「如果有誰笑，如果有誰說出半個字——……」

他相信他的拳頭。這片刻間，他覺得他的臂膀好像重了許多，重了多少倍。

黃昏落在院裏的比巷裏黯淡，人在柏樹下圍坐着，身上臉上都有不能拂掉的柏樹影子，彩霞的影子。

但成了人們的注意的中心的卻是一個陌生的面孔。這人家庭教師先前從不曾見過，卻彷彿是熱稔的臉孔：頭髮梳得光亮，整齊，口齒利落，有一副相當闊氣的衣着。這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的人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此外，在稍遠處站着木匠，家庭教師進來時，對門邊看過一眼，即刻又爲眼前的

圈子所掀起的那份熱鬧吸去，正在插嘴說：

「我看金子倒不如米，米能吃，金子不過拿來打戒指糟踏，不合算……」

那人笑笑，隨手從地上檢一粒柏實，揉了揉，大聲說：

「比如這個東西，大家都不要，丟在地上踩，就因為不值錢，太多，到處都找得見。米也一樣，堆了一大堆，實際上賣不得幾文錢，做買賣不能這樣做……」

木匠繼續說：

「金子是金子，不是窮人的……」

話沒有說明白，說完全，那人已懂了，就說：

「不管是誰的，存金子總不會賠本，總是金子，照樣值錢……」

這之間家庭教師上了樓，開好房間的門，心裏爲院裏人都不曾看見自己進來，暗暗覺得喜悅，一面想着下面那個陌生的人：

「賣膏藥！」

脫鞋時他聽到下面人大聲嘩笑起來，忍不住去窗前看時，望見一圈人都笑得仰着身子，笑聲不能收住，黃昏的光影裏每人嘴巴都顯得很大，很醜惡，到後終於有人停了，那人坐正了，老房東用袖口抹抹嘴巴，大聲笑說：

「對對！本小利大害人用心思不淺……」

「其實是句成話。」

房東太太這時伸手拉拉老房東衣袖：

「我們應該這陣多辦臘燭！」

老房東不表示什麼，卻看着那陌生人面孔。那人說：

「這倒是好辦法，這陣臘燭便宜，有天電燈炸了，就撈錢。」

挑夫女人說：「只有靠賣力氣的將來得餓死！」

「其實也不壞！」那人把腋下的皮包取下放在膝上，望着挑夫女人面孔：「既

無牽掛又沒心事，日本仔打到頭上，跑來倒方便……」

「我們只有點爛房產的，歸了總倒霉。」

那人不曾留心房東的話，卻只顧說：

「我們就沒這樣容易，第一要講信用……若這回辦的顏料都批發出去，倒可以撈下十幾萬……」

在老房東的獨養子坐遠處一株柏樹下同老太婆和老太婆的女兒耍石子，這時跳來說：「爹，給我本錢辦顏料去！」

顏料商笑了，邊站起來，拍着沾在身上的塵土。老房東把兒子扯開，抱怨着：

「房子不抵錢能帶身上，我羨慕你們！」

「我只有兩只空巴掌，你看，這算什麼！」

「那是主貴的手！」

站起來的人要告別了，最後問：「那位教書先生幾時搬？」

老房東說：「馬上讓他走。他賦閒……」

家庭教師起初還怔了怔，到後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便衝下樓去，擠進人堆裏嚷：『我死也不搬，你們抬我出去吧……』

他伸手在胸膛上拍了拍，又把這隻手推出去，向四面推：

『……我不搬！我不搬……』

突然，他看到老房東那張有着短鬚的嘴巴撇起來，隨即一團溼熱的東西濺到他臉上，他用衣袖揩了下，睜開眼卻發現顏料商的眼睛正賊樣對着他，他想衝到那眼睛上去，他瘋了，他捏緊拳頭，但幾乎同時的，他發覺自己的臂膀被人從背後扼住，他猛的使身體向下墜，但沒有用，他懸在那裏。

同時，他看到以房東的獨養子爲頭的一個孩子的隊伍衝到樓上去，他的門被打開來，他聽到他們走了進去，有什麼被打翻了，破了，隨後，他看到他的被褥和衣服垃圾樣從樓上被丟了下來。

有人在笑，在附近，他看到許多隻閃着光亮的眼睛睨視着他，睨視着被擲散了

的東西，漸漸那些光亮又淡下去，終於是模糊了，旋轉了，只剩了笑的聲音，叫鷺聲音。



## 山谷

在大路的交點上，他們停住了。

他們不得不停下來，讓成羣的馱馬，成羣載運石子的牛車，成羣的車夫和馬夫走過去。

從前，當修築飛機場的工程隊沒有到來之前，當村邊的曠場上還沒有形成一個熱鬧小市集之前，這一帶還是荒涼的，偏僻的，祇是荒蔓的草和石頭，連小茅徑都見不到的，而土質呢，是那種紅褐色的，成顆粒的，走在上面嘩啦啦響着的，現在，這一切都不同了。

現在這裏是每天比汽車站還熱鬧的大道。

「讓我記記看……」

做爺爺的這麼想，嘴上卻同時說了出來。

他本來沒有打算仔細的看看如今這些地方有什麼變化的，但當他偶一低頭看到跟在身邊的孫兒早已瞪大了眼睛凝視着這一切，爲這一切新奇的變動所昏眩，眼色間又是驚奇，又是喜悅時，他也就索興退到路邊，盡情打量着舒展在大道兩旁的這片棕色的大場子了。

幾輛載運石塊的大卡車正在遠處奔馳着，好像不是走在大路上，而是走在一條深灰色的帶子上。而附近被碾路機壓平了的曠大的機場，像罩着霧，沿着地面幾尺高的空際全充塞着灰褐色的塵土，車馬一經過，便一陣烟似的捲起來，而在更遠些的車子和馬匹便像是些黑色的小點子了。

屹立在修平的機場四圍的，挺大的東西，現在便是那些有稜角的飛機堡了，它們鑽進藍色的天，撫住那些黑色多岩石的山，而在它們脚下再仰頭看時，每一座機窩便跟搭到天頂的巨梯似的，永遠那麼驕傲的搭着，不累，也不歇息，有時就有人爬

了上去，担着土，砂石，帶着寬邊的大草帽。

「爺，爸就在那上面做工麼？媽媽呢？」

孩子問，睜大眼睛看着一百米外突出在機場上的飛機堡。這也是那麼高，那麼奇怪而龐大的，但遠些的就小得多，也擋不住山了。

爺爺卻皺皺眉，仍然凝望着遠處，神色彷彿不屑於回答，彷彿說：「問什麼呵！」但隨即他發覺這是過慮了，他發覺手又被祖父的大手指頭捏住了。

爺爺平靜的回答說：「木，在山裏。」卻依然不看他，好像就連面前過的車子也沒望見似的。

「你儘望什麼呵？爺爺……」

「哪，望望大山，山谷……」

爺爺含混的回答。他不想繼續隨了爺爺走，這樣走下去怎樣會找到爸和媽呢？……他慢慢在祖父身邊挨着，脚像異常重。他用力的拔着自己被握在爺爺大手

掌裏的手，手上出汗了，而當爺爺死捏着不放，也不出聲，只繼續走下去時，他感到懷疑了，甚至不敢相信爺爺了。

「……山，哪個山哪……」

但爺爺卻儘沉默着，像祇仰望着天空，並沒有看什麼山。

「爺爺！你眼睛爲什麼那麼瞪着呀……山哪？」

他索興跑到爺爺面前來，仰了頭，用胳膊把爺爺的大腿抱住。但他的兩手卻不能扣到一塊兒，爺爺的大腿有好粗呵？他甚至淌汗了，可是他還是不能一下子把它們抱住。他這才看出爺爺是捲着褲腿的，兩腿叉着，當中是很寬很寬的一道縫隙。他很想看看祖父的臉孔，但他仰頭看時，卻看進爺爺短夾衣裏去了，爺爺的衣襟支着，在肚子前面鼓着，他看到一片黑，和繫在爺爺腰皮帶上的大錢兜子。他用指尖輕輕觸動一下錢兜鼓着的地方，立刻又把手縮回來。

「爺爺，你說，是不是爸在那上面啊……」停了停，他終又委曲的嘟着嘴叫出

來，同時鼓足勇氣推了爺爺一下。

爺爺擠了擠眼睛；兩隻眼睛邊上都是皺紋了。

爺爺否認的說：『不，你爸在後邊山頭上。』

爺爺用手指着機窩，眼睛也凝視着機窩。他明白山被機窩擋住了，機窩上面是蔚藍的天，天邊上有着紅紫色的雲，和金色灰色的雲，已經是黃昏了，太陽已經降落，天空顯得曠闊而忙碌，雲在變化，然而天色卻是明亮的。

『天黑了也在那裏麼？』

『也在。』

爺爺說後就獨自作主的往前走，他卻不動，故意思違背一下爺爺的意思，隨着爺爺拖拉的走出幾步，他便把手從爺爺粗糙的手掌中掙了出來，跑向前面去。而且特意裝作連爺爺的喊聲也沒有聽見，一邊跑，一邊喊嚷，拍着不很響的髒污的小手掌。

他的頭髮在後飄蕩着，當他每一跳動，牠們便像是被風刮亂的黑色亂草似的，成了蓬亂的一團，他的有了破洞的衣襟也撒開來，咒着風，像要飛開一樣。

撞見他的人都站到路旁去，眼睛隨着他，看他跳着，叫着，他卻什麼也沒有看見，祇顧向前跑着，全個身心都聚集在尋覓父親身上去。

「爺爺，我媽媽哪？」

臨近那座飛機堡下，他突然記起媽媽。他記起媽媽是在一早便出來，說是到場子裏上工的。每天媽媽常爲了出來趕工都要留下沒有刷洗的碗筷給爺爺洗，連晚飯也常是由爺爺燒的。在吃着晚飯時他忽然想到了媽媽，但出來後他卻一味想着爸爸了。

「媽在那邊檢石子！」爺爺隨使用生着鴨尾巴鬚鬚的下巴向前指指才說。

「檢石子做什麼！」

「做什麼？修飛機場呀！」爺爺顯然不快的回答，鬚子向前翹了下來，像咬住了什

麼。停了停又加上說：

『我不老，我也要徵來做工哩！』

充滿了迷惑和痛苦，望着爺爺眼色裏所含有的這種神情，他忽然又迷糊的想起爸爸了。爸爸也是在山中檢石頭的，爸爸也生着鬍子，卻不太長，滿滿的一下巴，但一剃頭時也就剃掉了。以後會又長起來，不像爺爺剃頭時並不剃鬍子，他想到爸爸的一副粗重的巴掌，時常壓在頭頂上，像撫弄東瓜似的撫弄他。爸爸還喜歡吃煙筒裏面的水被吸得咕嚕咕嚕響……常常，當爺爺也吸着煙筒的時候，爺爺會非常暴躁的罵父親，雖然每次都不知道爲什麼，但從語氣神色間，乃至爸爸的默不作聲，母親的默默不安，從這種種事實來推斷，他總相信理曲的似在父親那方面，而爺爺的嚴峻，可怕和厲害似乎也毫無疑問了。但從父親被徵出來做工後，爺爺脾氣似乎好多了，不那麼罵人了。有幾次，當父親出來一個多月的時候，不知道爲什麼他看到母親同爺爺全哭了，還燒了許多紙箔，這使他當時很覺得祖父可憐，但不久這種情感

也就忘掉了。

從那時候爸爸便沒有回來過。

像爲着替代父親做工，從那時候起，母親也很少在家了。

爸爸還帶他去過很大很大的街上，讓他見了許多許多從未見過，也沒夢見過的事物。從沒有夢見過大街，那麼長，房子都那麼高得可怕，窗子裏擺列的東西都那麼奇異好看，人都是那麼闊氣的。

爸爸是來街上賣棗子，從屋前棗樹上摘下來的。

『拿十塊錢的棗子！』

買棗子的人一說，爸爸就把小稱盤拿起來了。有時候也有人只買五塊錢的：爸爸便說：

『多請一點嘛，五塊稱不起了，樣樣東西都貴了。』

雖是這樣說，卻還是稱出五塊錢的棗子給人家。



沒有來買棗子的人，爸爸就依在牆根上吸煙筒，他便坐在旁邊，任什麼也不做，隨他望着大街，數來往的行人……最後他被一個穿花旗袍的女人吸引住了，望着她怎樣提腳，怎樣那麼一踢便把高跟的皮鞋踏到地上去，都令他目眩，以至在她消失了很久之後，他還發着呆，而在他的記憶裏，這竟成爲唯一值得懷戀的東西，每一出門，一想起爸爸，他也便隨從不能收攏的思想一下跑到大街上去，出現在大街上的人，到處噙噙叫着的喧囂的聲浪，人拉的車子和汽車，腳踏車於是也都又浮現在他面前來，也每次都爲他帶來一種再一次到大街上的期待的痛楚，對於爸爸的突然不見也愈爲難過了。

從爸爸到山裏上工後他便沒人陪着一路進城了。而爺爺每次所表示的好感他雖都明白清楚，在他心裏卻終像是有着界限，不及同爸爸一起來得自由，親切。因此，當他們一經越過那座龐大的飛機堡，他也就特意把手臂拉得很長，隨爺爺怎樣用力拖，也不肯加快速度了。

爺爺仍還在邊走邊凝視着前面沉鬱的山，從不遠的山谷間，他能够聽到時時傳來的轟炸山石的巨大響聲，看到山窪間積着沉重的霧氣，而遠處已經黯下來了，

『爺爺，做什麼你掉眼淚呵！』

突然望見爺爺眼皮的周圍溼潤了，晶亮的眼淚含在眼角間，像就會滾落出來，這使他心跳，感到不了解的心酸起來。從來只見過爺爺罵人，責打人，現在他卻感到爺爺非常之慈愛，非常可親了。但爺爺卻只冷冷的，像似父親一般用手摸摸他的頭髮，彎下腰，一副鴨尾巴鬍子在他臉前幌着，哄騙的說：

『沒有，你瞧，那裏有眼淚呵……』

爺爺說着，卻伸出手背揩着眼角。爺爺當真哭了，但看到爺爺勉強笑着的神情，他想要明白究竟的企圖便打消了。

爺爺哭了，但走着的時節依然仰着頭。爺爺的綁着草鞋的雙腳，像兩隻灰色小水牛樣在地上慢慢划着。有時會有一根枯草棍鑽進爺爺的腳趾縫間，但爺爺不生

氣彎下腰把草根摘出擲掉就算了

『這樣走會到哪兒呵……』他驚奇的問自己，同時發覺他褐色的小腿上不知什麼時候全給草梗割起一些白色的小條子，飛機場也早留在後面了。

『爺爺，爸到底在哪兒呵？』

爺爺仍是那副樣子，揚揚手，頭也不抬的回答：

『那邊……』

順着爺爺手指的方面，他看到一片黑黝的山，隱在黃昏的光輝後面，黑色的邊緣和天空間構成一條異常顯明的界限，看來全那末遙遠而不可親近，山下的樹林也給霧氛包圍着，天色到那裏已完全黯淡了。

『爸會在那裏麼？那該有多遠呵？』

用他的狹小稚幼的腦力判斷着，設想着眼前這一切的可怕和幽邃，他無論如何不肯相信爺爺所說的了。但他卻順着一種自然的惰性隨爺爺繼續走下去，忘卻

自己，忘卻時間，全部身心都沉迷於一種模糊不清的感覺裏。

隨後他倒走近一座深隧的夾谷的邊沿上，埋着夜色，埋着黃昏的昏暗，在谷中，一切都顯得模糊而朦朧，昇騰着一種潮熱的氣息。天空仍然異常明亮，紫色的雲漸漸消失了，露在西方天空中的重又是那種鬱青色，映襯了從山背後射起來的落日的光輝。

「牙子，你還記得從前這兒的樣子麼？」

他突然聽見爺爺這麼問他，他可完全忘記這些了。爺爺笑笑，又把他的手握人手裏，沉思了一刻之後，隨又騰出一隻手衝向面前指點的說：

「你看，從前那兒是王家墳場，」爺爺已背轉身，伸手指向了機場中心，粗大的手指順機場邊沿移了幾移。『……就在那兒嘛，看有許多車子和人在那地方，你還在那兒哭過，跌過交，後來便駭着了……你媽媽滿頭流汗的爲你找醫生……你大約全忘了。』

但他記得的，他搶着說：

『靠近那樹林子！』

於是他帶有無限的矜持轉望向爺爺，不祇爲他已猜中覺得喜悅並且希望能因此使爺爺高興一些，望着爺爺呆板的臉色他是覺得難受的。爲什麼爺爺不像爸爸那樣愛笑呢？

『對了……哪，那邊呢？』

爺爺仍然是那付腔調說，沒有絲毫感動，似乎也無力感動，僅只爲着應付他才如此說說，實在一切舉止言語並無若何意義，而他的希望和喜悅，現在也都迅速的消散下去了。

爺爺這回所指的是一些剛剛蓋好的平房，洋鐵瓦，中間屹立着座大水塔，架在一座方形的木台上，一隻粗憨的皮管從上面彎轉的垂下地來。因爲並不認識這是什麼，他驀地難過起來，使他一時無法答出了。

「洋房……」他終於毫無氣力的說，而到末尾他又爲懼怕說錯話而怯懦起來，當爺爺一截斷他的話，插進嘴來時，他隨也氣餒了。

爺爺說：『自然是洋房，從前呢……我問從前！』

從前他不記得了。他只記起一次母親曾領他來過這麼遠，那是找菌子，那時只能往回望見村中幾幢草屋頂，卻認不出自家的房子。現在卻連那些草屋頂也望不見了，遠處的天在慢慢黑下來，黑暗從四週滲向機場來了；站在山谷的邊上，他們能看清的僅只是隔開三五步的東西。

當一陣潮熱的風從谷底襲上來，一片火花接着在黑黝的谷中亮起來時，在一個瞬間，山谷似乎被割裂了，開始在搖動，閃着的火亮剛一熄滅，一陣洪大的爆烈的聲響便爆裂開來了，聲音觸及對面的山岩，而以一種絕望似的呼叫從對面迴盪過來……

整個的山地都被震動了，他衝進爺爺的懷裏，好像爺爺久已張開手臂等他，他

感到自己搖幌的身體被扶住了。

「我不怕，爺爺……這是開山，崩山……」

他極力鎮定的說，但他沒有成功。爺爺笑着。

「笑什麼呢？」他痛苦的在心中激動的辯駁，但立即又被不能抑止的痛楚的反應所擊敗而說不出話來。

有三個人向他們走來了，爺爺先是一怔，隨後却迎了上去。

三個人中一個生滿鬍鬚的人滿沾着泥土的手落到他頭上來，這使他嚇了一跳，抬頭看爺爺時，爺爺正向了這人咧着嘴笑。

「牙子這麼高了，小孩子長起來真快……」生短鬍的人說。

爺爺的笑，陌生人的聲音，在在都使他喜歡，他於是也就安心讓那隻陌生的手放在自己頭上了。並且趁機竄跳了一下，帶出要比高矮的意思。

站在一邊的禿頭插嘴問：

『牙子，還認得我麼？』

他自然不認得，他只認得這是一個剛剃了頭的人，沒有鬍子，頭沒有剛才的那個大。他無助的望了望爺爺。

爺爺會意的指示說：『牙子，你喊！三叔——給三叔行禮。』

行了禮，第二個又從背後擠近來了。

『牙子，我呢？』

聽聲音，他立刻想起這是鄰家的二伯。於是他怯怯的叫了聲二伯，一邊掙扎着轉身尋覓二伯那副熟稔的面孔。生着短鬚的人的手從他頭上拿下了，像搬落一塊石頭似的使他覺得輕鬆，使他忽然想對這討厭的人皺皺鼻子，但當他還不及開始時，這人已站起來了。

他的手立刻又被叫做二伯的人的冰涼的手拉住。

『牙子，你媽媽哪？……媽媽一整天都做工？……想不想你爸呵？——哪；怎麼』



你不替爸爸穿孝呵？……爺有爸爸好麼？你就整天陪爺爺在家頭……爺爺有鬍子，你就揪爺爺鬍子……」

二伯像放小爆竹一樣接連問，他却不知該如何回答，他覺得一耳朵都裝滿了這些問題。二伯嘴巴上一只黑色的大痣子在跳着，像黑豆子，好像爲的嚇唬他，才特意讓它跳着一樣。他感到眼前只是一片黑了。偶然會在黑色中亮起幾點火花。

『爲什麼要給爸爸帶孝呵？……』

他軟弱而恐懼的想，重又清晰的回想起爸爸的面容，隨即不容他的考慮，分辨，當他忽然想起了浮在面前的這副面孔也許便是鬼，便是已死的爸爸時，他便彈璜一樣的跳起來，一頭撲到爺爺懷裏了，直到那隻沉重的手又撫到他頭上，他才多少覺得從恐懼中恢復過來，使他不敢再回過頭面向左近的人們。

『這孩子命多苦呵！』生着短鬍的人感動的說，直到這時，他才聽出人們正在談着他。

「這樣小就沒了爸爸……」

被稱爲三叔的禿頭也感傷的搖了搖，却以深爲滿意的口吻把話轉開去：

「其實，這還算幸福哩，若果他爸一個人留下的話……」

接下的話雖沒有說出，但却使生着短鬚的人深感驚異，神情立刻嚴肅起來說：

「這是什麼話呵！……」這樣說了一句，認爲話題已經轉變了，隨又悵然的涵

義深沉的嘆了口氣，深爲感觸的接下去說：「……他媽才够苦哩！年輕那陣忙着拉

扯錢，如今又得帶孩子，謀生活，憑着兩隻胳膊維持這麼多人……而且，這要苦到那

一年才止呵！……」他嘆息着，隨後半叫着又加了一句，把話結束了：

「這才叫苦呵！」

二伯也跳起來，指着谷口，吶吶了一陣之後才把聲調字音揚高起來，又一次陷

在那種痛苦的回想中。

「大遭難那天……」帶着悽愴的神情，而向着牙子祖父，他十分困難，重又開

始描述着牙子爸爸死難的情形，而沉迷在一種辛酸痛楚的情緒裏面。雖然這已是說了不止十次的話，而每次複述時，他的感情並不能平復，一如追述他自己危險萬端的遭遇一樣，但隨後，他却又無論如何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憤慨起來了。

『就是那吃人的山壞事的！』他面紅耳熱的接着說，伸出一隻手臂指着山谷對面的山，但他們却什麼也不能看清了，從山谷中浮起的黑暗現在已沒沒了整個谷底，整個的山，而且滲入天空去，還能夠爲他們看出的祇是崢嶸的大山的黑色輪廓了。『……那天，二爺，我正蹲在前面那石嘴上埋藥線……』

『我們正在巖子頂上開石板……』禿頭切斷他的話，抓住一個空隙，他立刻接下去描寫那次很久都使他激動的遭遇，神情也隨之趨於緊張，驚悸了。

『藥線埋好了，我接上引火線，』他在黑暗中做着手勢，沉在回想裏面，沒有注意到牙子緊拉着他的褲腿，沒有注意到旁的人，情緒却無從自禁的重又陷入紛亂裏。『我很快便離開那裏，……石面全是光的，滑的，不能不快離開，我們去燃火線』

……那是一塊突出的龐大的青色岩嘴，人不能攀緣過去，也不能望見另一面，而下  
面正是那大山谷……每次開出的石塊都先是滾落到谷底，再由谷中的道路連上  
機場的……但誰曉得牙子他爸就緊挨着山嘴那側在弄石頭呵……」他忽然絕  
望的把聲調提高，而且微顫起來。「我引了火……就在那一刻間，我知道闖下禍時，  
山岩那邊人已被炸傷了……這能怪我麼？當時我還不知道被炸的有大哥，我不能  
過去……當天晚上才聽人說，但隔天去找屍首時，連屍首也不知在哪裏了……我  
才知道闖了大禍，但這能怪誰呢……」

帶着激動的表情，禿頭隨也嘆息了一陣，彎下腰來拉牙子。二伯的帶激動的訴  
說是出乎人們的意料的，既經聽到，禿頭遂也擔心到這會在老人心上造成一種過  
重的傷感，而認為非立刻設法終止這場談話不可了。

「牙子，你媽媽哪……」

牙子却遲疑的望望禿頭的嘴巴，隨即仿着爺爺的神情揮揮手回答說：

「那邊！」

而他全部的注意力却集到爺爺身上了，爺爺正用衣袖揩着眼睛。爺爺哭了。他這才恍然的了悟爺爺爲什麼哭。他不能看清爺爺的臉，爺爺的臉孔被袖筒和夜色埋着。

禿頭並不追究他媽媽的去處，却只慫恿的說：

「快跟爺爺說，不要哭，爸死了還有我，我長大養活爺爺……長大了駕飛機打日本快說呀！」

但他却完全困憊了，他就那麼呆啞的站着，漸漸沉沒進一種辛酸的，難過的，被誣蔑過後的憤慨的情緒裏面，像什麼全都記起來，像什麼都在蒙蔽着他，於是他全部的身心隨即又被一種憎恨之情塞滿了。

隔着爺爺站立不動的黑色的身體，這時他才彷彿真的看清那個大山谷了，浸着黑暗的夜色，谷底像是漸漸變得大而深邃，迅速擴張着，翻着，陷落，搖幌……而最

後，帶着可驚的速度，彷彿突然便裂到他腳下了……

這回他真的哭了。

不祇是因爲自己，同時也爲了祖父，他不能抑止的哭出了聲音，因爲就在這一瞬間，他忽然意識到他並不像是在山谷的邊沿上，而是站到一個既已吞下的父親，自然也能吞下他和爺爺，和一切人的巨大的嘴邊上來。

第一次，他感到恐怖了，彷彿他已面臨了一種試驗，必須他不避一切的毀壞些什麼，保護一些什麼，才能存在得有意義……

他微覺眩惑的抬起頭，但他隨即爲面前的黑暗，和幾個高大的暗影嚇呆了，分不清誰是誰，聽不到叫喚他的熟稔聲音，他祇是迅速的縮回已經伸出去想撲抱爺爺的手，重又對一切感覺不解起來。

## 機場上

### 一

兩個月來，機場上大部分的土基都已平好了，不管站在那裏，現在都可以清楚的看出機場中的各部分，疏落的公事房，高高的風向塔，灰色的水塔，圓筒似的油庫，無數的跑道和無數業已具有雛形的飛機堡。每個用來掩蔽飛機的飛機堡都是由上千的工人做成的，像似巨大的野獸蹲伏在那兒，沿着小鎮，沿着山坡，而且伸入山坡間的谷裏去。

小鎮是隨了飛機場的修築才興起的，從各地湧來的工人們在山腳下原有的村子四周用稻草，麻椽或木板搭了無數矮小的茅棚，同時有人開了店鋪，設了汽車

站，一條不修整的小街道於是慢慢形成了，一直橫過鎮中心，通向了機場。

鎮子左邊是村間舊有的社戲台，建成的年月已很久了，現則改建成材料庫，台口被封起來，整日都有武裝士兵守衛着。過了那裏，在鎮後的高坡的那邊，是一個曠大的山谷。

傍晚時候，天落起雨，機場和遠山都爲灰色蒙住，什麼都不能看見，大山谷也被煙雨罩了起來。

雨一直繼續到了晚上，夾裹着猛烈的風。

雨點不時放肆的撲打着茅草棚，和緊閉的門窗。燈光搖曳着，黑色的人影於是在屋中搖盪着，而且更爲迷離了。

之後，風平靜了，人影不再搖盪，棚子裏漸漸亮起來，於是，喧囂和狂笑也又繼續起來。

到十一點鐘，從茅草棚裏吃酒出來的老海覺得有些醉了，他跟跄的在泥濘的



街道裏跋涉着，這路，走到他住的地方原不是很長的，現在卻顯得太遠了。雨絲模糊了他的眼睛，祇在閃電的一瞬之間，他才悠悠的看出哪裏是白天習見的房屋和樹木，但這些隨即又被黑色的夜蔭遮掩下去。

在鎮上，老鄉親麵食館裏的燈光已沒有了。仍然飄着雨，街道泥濘着，淌着的泥水發出細碎的響聲。

走着的人向鎮尾一個有着燈光的窗子走過來，這也還是由茅草搭成的棚子，有人在裏面笑着，窗紙是昏黃的，人影恍惚在窗紙上。

他去敲門他同時把插在門上的一柱香拔下來，咬着下唇用手指捏熄了尖端的火花。

搶着出來開門的人在他背上推了一下。他身體恍了恍，站住。和出來的人比起來，他的身材是異常高大的。

『尢你娘！老海！你說話等於放屁，是不是？』

出來的人跳起來罵，使勁搖着老海的肩頭。

老海不出聲，只往前湊了湊。他暗暗笑着。罵着的女人的面孔是笑着的。而在她慢慢靠近來時，她卻突然尖叫一聲，從他的身旁跳開。

『捏個扁！再捏娘老子把你摔到外面……』

『金花……』

『什麼？』

她開始搜索老海的衣兜，把從裏面捏出的塵土揚到他臉上去。他趁勢撒了個野，出人不意的用手臂繞住對方的頸子。

『你敢！老娘揍你！』

他咬着舌尖，學對方的聲音。

被捏住頸子的，順勢向後一仰，於是他便被跟跲的帶進黑黑的草屋去。

許久許久以後，在被黑夜吞沒的空曠的機場上，一股強烈的燈光亮起來。這是

卡車上的燈光。

雨仍然落着，激動的掃着黑暗的天空。閃電發着強烈的光亮。

當汽車的燈光一射進空際裏，天空便顯得更深邃，閃電，緩緩的雷聲，都彷彿發自天空的最深處，故意來攪亂單調的雨聲似的。

燈光漸漸移近着。雨絲被風攪起來，突然，在車燈光被顛簸得射進了空際，隨又沉落下來時，這一瞬間，雨滴也重新被埋在黑暗裏。燈光照明了不盡的小水潭，不盡的浮在水上的泡沫。汽車的摩托聲更近時，雨也更大了。

風，狂野的夾了雨在汽車的窗玻璃上掃過去，隨即又消滅下來。

泥水從黑色的膠輪下濺開，呻吟着同時迅速的散到一邊去，最後輪軸被籠着，在一聲痛苦的窄窄的叫喚之後，汽車停下來。

有人倒在路上，車子被攔阻住了。

雨已把這個人的全身都泡溼了。從車轍流來的水，在流到這個不知是死了還

是活着的人的身旁時就折開去。

『哪裏死不得，偏要死在路上！』

第五工務段段長王景華揮起拳頭叫着。這不快的事情，使他驟然憤怒起來，他望了一眼擠在車中的三麻子、孫萬善和包工頭董啓新。他不知道爲什麼要望他們，但是當孫萬善會意的推開車門，跳下去把躺在泥濘裏的人拖開時，他微微的安靜了。

『我們不能在十二點前趕到車站了，我答應過人家，現在是失了信……』

董啓新不說什麼，只接過王景華遞來的紙煙吸起來。段長發怒的聲音，段長爲了這種拖延而引起的憤怒，他都聽得很清楚，他知道段長發起脾氣時是不容別人插嘴的，也聽人講起過段長的身世，知道段長不久還是個學生，年紀青，好強，可以爲了趕工一夜不睡覺但也顯然的。比起他自己，比起他這個幹了多少年的水泥工把頭在經驗上要不及得多了，於是，一想到自己還正坐在這麼一位初出茅廬的段長

身邊時，他激憤了，他感到一種不快的壓迫同時襲向了身上，車越顛簸，這種感覺也越為強烈起來。

二十幾年前，他便帶着鄉裏幾十個年青小夥子從河南趕到安徽修過淮南鐵路，他們全像才架起犁的牛，即使費氣力，任何工作對他們都是新鮮有趣的，正像牛一樣，力氣便是他們的本錢，他們跑過很多地方，做過瓦匠，泥水匠，淮河岸上的繚夫，賣過大餅，饅頭，最後當他已成了一名熟練的水泥工匠，糊里糊塗的離開了家鄉幾千里地以外的時候，跟在他身邊的已只剩下三麻子一個人了。

他們是從小就在一起的，在那個北方的小村子裏，一同讀過兩年書，但不知爲了三麻子傻里傻氣的樣子，還是爲了他把認過的字後來又全忘了，村裏人是一直都拿他當傻子看待的，不久，正是跑關東的風在村間散開的那幾年，當他們也感到不甘心把自己拴在薄田上，猶豫着是不是也該走上關東的路時，他們便裹進恰好來到村間招募修鐵路工人的隊伍裏，偷偷離開家而跑掉。

二十幾年來，他們一直就是這麼從北到南，在無止無休的忙碌中過活的。他們撐過來的是一串長的苦日子。現在他們是在中國的西南角了。

現在，當他們遠離了家鄉幾千里，沒有一個親人可以看到，可以管到的時候，還有什麼值得怕呢？段長麼？段長是連黃嘴牙子還沒有退的……

這樣想着，他的心裏便彷彿突然爆裂了似的，被一種深深的憎惡刺痛了。

他緊緊抓住坐墊，向裏面移了些，同時藉着車燈微弱的光注視起段長王景華的臉孔來。

道路在經過一個大泥坑時轉灣了。車更厲害地的幌動着。

雨仍然落着，雨滴繼續不斷的打在車篷上。車玻璃上出汗似的掛着小水珠。

把向車窗外望着的頭轉過來的時候，段長看到了正在凝視着自己的董啓新的眼睛。在微黑的車箱中，兩隻眼睛閃着亮光。

「不知哪一個，看得清麼？」

他問，從心裏湧起一陣不安來，望住董啓新，但孫萬善卻搶着回答了：

「好像你那個同鄉李永福……」

「聽說他在鎮裏找你很久了，」董啓新接着說，打斷了孫萬善的話，注視着段長的臉孔，看出段長的不安，他心裏是覺得快活的。

「我收到他一封信過……」

「最近麼？」董啓新盯着問。

「很久了。」

信是這位叫做李永福的同鄉託人帶給他的，但他卻不曾按着信裏提到的時間等着這位同鄉。他太忙，他不能爲了私事誤了公事，因此，爲了來不及通知李永福，那天他是按着平日的時間趕到段上辦公去了。這些年來，從離開大學的時候起，他便一直爲了好好做工作的心和求進步、求勝的心纏住，好像一塊太美好的遠景正在等待他，稍一遲疑便會錯過似的，他是從不曾對自己的理想和工作疏忽過的。朋

友都一個個疏遠了，而他，除了每天把時間放到工作上，不抱怨，不偷懶，連什麼是挫折都不知道，可是，想起來這位同鄉拿來的介紹信如今都在自己口袋裏磨爛了，卻始終不會見到面時，他便也禁不住感到不安了。

但他卻不願把這種感覺表現出來。爲了平靜這種不安，他接着莊重的解釋說：「我們的信譽是絕不能破壞！說過的就要做到，我急的就是這個而且，由我們開始不願信用，那更不成話……」

他不停的說，誰也不去理會。於是都沉默了。

當他們把車停到汽車站前時，早已有人提着風雨燈在等候了。

「我的一個同鄉在路上醉倒了。」段長取出手帕揩着淋在臉上的雨滴向來人說，隨又轉過頭來望望站在一邊一聲不響的孫萬善、三麻子和董啓新。

「老董，讓孫萬善去把他背回來！」他命令的說：「要他以後來我們段上好了。」然後，在小街的中間他們分了手。



進了齷齪的巷子的董啓新和三麻子身子捲縮着，防着從簷上落下的雨水。一股有着難聞的味道的水流在路上流着。鎮裏喧嚷的聲浪已沒有了。

『明天要加工人哩！』董啓新突然記起似的說，卻依然低了頭走着。『這次要挑結實的，把生病的趕掉。』沉默了一會之後又說：『要他們後天來，來三十個。』他吩咐三麻子。

三麻子抬着頭，一聲不響的聽着，他的大而空洞的兩眼顯得一如兩個窟窿，全身也因為終日的疲憊而感到麻木了。

## 二

工人們的住處是按各工務段固定的區域，分配在機場四周臨時搭起的伙棚裏的。

黃昏時候，沒有錢到小鎮裏吃酒，賭博，喝茶的人都在各自的伙棚前燃起艾蒿

來，架在火堆上的銅鍋吱吱響着，水壺沸騰的叫着，艾蒿的煙混着水氣和火光使黑黝黝的人影都顯得神祕而可怕了。

靠近大柳樹的一羣人正在吃酒。被烤着的牛肉在火堆上熱辣辣的叫着。人們不知怎麼談到了女人時，正有一個女人過來了，臉上敷着刺目的脂粉，依着大柳樹站下。

『啃吧！婊子！』

老海從堆上抓出一塊骨頭擲過來，女人想閃過，骨頭卻已摔到她身上去。

『做你娘！』

女人狠狠的罵，窘住了。吃酒的人們大笑着，老海則裝作沒聽見，故意摔過第二塊骨頭。

『還不夠，金花……我禽你個婊子……』

他有幾分醉了，金花尖叫了一聲，從地上把骨頭又拾起拋回來，隱進人堆裏去。

人們轟笑了一陣，隨後有人打起盃來。不知由於風吹，還是由於雨大了，火堆突然熄滅了，艾蒿煙濃重的冒着，打盃的人又被熏醒了，他們倒了一杯酒遞給他，他喝了，立刻又打起盃來。

『我們猜拳吧！』有人提議。

酒已經很少了，菜也沒有了，但他們還是猜了起來。

先前走開的女人不久又走回來，一聲不出的坐到老海的旁邊去，火又被燃旺了，看得見她的爛紅的眼邊和她的垢膩的衣服，靠近下衣襟的紐扣散開着，突露着的大腿壓到老海的腳腕上。

老海覺到了，卻輕輕舐着嘴唇，喝下了最後的酒，隨即猛然回過頭來扼住她，邊粗魯的罵：

『媽媽的要嚼老子的腳桿？你娘的……』

他扯開女人的胸襟，在她前胸上拉着她滾倒了，坐對面的人，趁勢抓住她的兩

脚，拉着大嚷起來：

『瞧呀！瞧呀！……』

老海捉住她的手腕，狂暴的在她臉上亂咬着，吐了口吐沫在她嘴裏。

『惹老子不是好玩的，走開！』

他推開了她，醉熏熏的站起來，但隨即搖晃着在她腿上絆倒了，她迅速的在他頭上搖了一拳，又開兩腿坐下去。

『娘老子也不好惹哩！』

她罵，抓住他的頭髮。

老海已爛醉了，却仍然張撒着兩手，舌尖僵硬的叫喊：

『格雜種！給老子復仇，雪恨呵！……』

『金花同老海好，又勾結董啓新，這會鬧出什麼亂子呢？……』

沒有醉的賂腮鬍子陳常有喝乾了酒，瞥了他們一眼，想着，一邊自顧抽起烟筒

來。

前面機場上，天完全黑了，凝厚的黑色包掩着一切。若是沒有雨，平常別的工程裏照樣也會燃着亮亮的營火的，現在却也沒有了。

第二天，直到天大亮了，而且開始泛起灰白色，三麻子，孫萬善都出他們的意外地走來的時候，他們仍然沒有醒。

但，及至看出來的是三麻子，人們都愣住了。

『做什麼，有事麼？』

三麻子穿着新的短褲，平常穿的一套現在由孫萬善穿着了。

老海酒已醒了，一出來便坐到昨夜燃火的石塊上，冷冷的望望三麻子，又望望

孫萬善。

『求送工錢，是不是……』

他突然對三麻子說起話來，三麻子聽了，

三麻子屏息的望住老海，這個說打便打，說罵便罵的人的脾氣他是知道的。人們沉默着，慢慢圍在他們四周。三麻子從自己的新衣袋裏取出煙捲來，各個人的眼睛都隨了他的動作機械的轉動。

天顯然的要晴了，但這些櫛比的，破爛的松棚或草棚並不因為置了晴天的光輝而好看些。地上，在每個棚子間殘留的灰燼都已被雨沖散了，乾了的銅鍋子仍然坐在灰堆上。

爲要掩藏自己臉上的怒氣，三麻子躲開了人們的眼睛，低下頭來強笑的說：

『我來找工人，要三十人哩……』

他笑，但人們並不回答他，只惡意的望着他。終於，人們的沉默使他全身發熱，彷彿人們嘴裏呵出的熱氣全集到他的胸口，喉嚨也哽塞住了。但當他突然瞥到了金花從棚裏爬出來時，他便發狂的對她喊起來：

『你你老娘！可是董老板背了你嘞……』

他對她揮着拳頭，她抽開身向鐘子裏跑去。三麻子猶豫了一刻，也憤憤的追去了。

「這騷貨，老早就搭董啓新勾結的！」老海忽然想了起來：「他恨我，知道她搭纏我，他會抓住她來出氣的……」他覺得好笑，覺得爲了這些傷感情太不值了，他便又卑視的望望遠處在奔跑的人，三麻子的可笑的臉孔於是又在他眼前浮起來，空洞的眼睛和那細長的脖子。但隨即，一想到那麼醜惡的面孔將會幫助董啓新動手打她時，一種要報復的心，好強心，又使他忍不住的跳起來了。

「做什麼？」

略腮鬍子也跳起來，扯住老海要披到身上的衣服。

「去找他們誰也不許碰她一指頭……」

「要是碰了呢？」

「我也碰他……」

靜靜的，他走定了，路過獅子便強強的然而微笑着反駁的說：

『你知道這門子，這子，這子……』

『包工頭，那個叫董啓新的傢伙的主狗！』

『好！』他安穩的說，對這位朋友他知道不是用頂嘴的辦法可以克服的：『我問你，假如你的一隻狗給人打死了，你要怎麼辦？』

『我也要打死打死我的狗的人，我要報仇！』

『給狗？』

『給狗！』

『這就是了，你打了董啓新的狗，董啓新也會給他的狗報仇的！』

『我有時候很胡塗，是吧，老陳？』隔了一陣，老海回想的望着胳膊鬍子說，如像

覺得這清楚的觀念給別人聽了也會快樂俱的：『犯不着爲一個下賤女人丟臉，對的……我老海……就是這點……』



『不要緊，以後防着些……』

這樣說了，賂腮鬍子就推着老海，使他重新坐下，不再做聲地，把自己抽着的紙煙塞到老海嘴裏去。

太陽昇起來了，山腰裏汪着霧。西邊，半山腰上，有成條的霧遊行着，像給山紮了一條棉絮做成的帶子。

迎着陽光，有人脫掉衣服捉蠶子，讓陽光曬着背脊。和毗連的伙棚都看得很清楚了，都像燒熟了似的，茅草棚頂上全冒着熱氣，彷彿有什麼正在燃燒。

過了七點鐘，拴在大樹上的半截鐵軌敲動了以後，成百的石匠和泥水工匠們全又爬上汽車，開到山裏去。

山，最遠的要有十里路，整日都被火藥的煙霧和氣味漫罩着，看不出輪廓來。原是一漫青色的石山，現在已全被鑿得凌亂不堪了。

沿着山脚堆滿了碎石子，從沒有經過踐踏的荒草地如今被車轍馬跡攪亂了，

鐵錘敲着碎石，拚裂的火花四濺着，而大的石塊一炸落，從山巔向下滾着，整個的山谷都會被搖震起來，石工們都在預爲選好的地方避着，直到隨着石塊震落下的泥土完全沒有了，停止下落了，他們才走出來，檢查着炸落的山石。

駱腮鬚子，老海同李永福順着一股險峻的石山脚爬上去。這山脚，一直從遠處綿亘過來，挺拔而懸陡，不生樹木，花草，石色經過風雨和陽光的洗曬，全已黝黑了，就連一捏泥土也是不易找到的，但他們抓住危崖上的突角引上來，很快的便把這道石壁爬過了。

從附近的山中，震耳欲聾的爆炸山石的聲音不斷的響着，聲音抖動在空氣中，每響一次，螞蟻似的集聚在荒地上，敲打石塊的民工們便會站起來向山腰間望過去，興奮的看着被炸落的巨大的山石怎樣從山頂滾下，怎樣跌碎，或撞破什麼。

李永福加到第五工務段的石工組工作有兩天了，然而這工作對他仍是陌生的。他的手背在搬運石塊的時候被擦破了皮，鞋子踢在尖峭的石塊上踢裂了，一切

引起他的憎惡。夜間，賂腮鬍子在茶鋪裏問起的時候，他卻吱唔的解釋說：

『不，還好，我能幹下去的。』

他幹下來了，現在，他而且漸漸的習慣於這種生活。那些平滑的，堅硬的石頭他知道是用來鋪飛機場跑道的，他不再來回的亂跑，沒有車子來時，他便默默的含了煙筒坐下等待。他也學會了吃酒。他能知道小鎮裏那家酒利害，那家的辣，那家的女老板娘酒量得太客窩。他能夠爬上別人認爲險峻的山崖上去。但，漸漸的，由於工頭董啓新的誇獎李永福，三麻子感到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午間他們至於打起架來，但很快的就被和解了。

然而，另一天，同樣的衝突又引起來。

李永福命令別的民工們把較大的石塊裝上卡車時，三麻子故意又叫搬了下來。

『爲什麼你……』

李永福生氣，三麻子卻不去看他，也不立刻回答他，只繼續命令民工們把石頭搬下來，同時自己也動手來搬。

「爲什麼……」李永福抓住三麻子搬着石頭的手腕。

「不爲什麼，不需要這種……」

他瞟了李永福一眼，正想繼續搬時，他便被李永福打倒了。

當這裏的山石再不容易搬下，只剩了陡懸的大石壁，他們也不得不移向附近的山去時，左近的荒草地已變得更荒蕪，從山頂滾下的石塊，燒飯燒水遺留下的殘燼隨地都望得見，紫色的小馬蓮花不被馱馬啃光，草叢間幾乎無處不是牛糞和馬糞了。

就在這個下午，李永福突然受傷了，和另外幾個受傷的人同時被抬回小鎮來。正當他們在山的這一側搬火藥，埋下火藥時，在另一側，另一部份人所埋的火藥卻爆發開來，飛起的石塊恰好傷了他的額頭。

黃昏的時候他醒過來。他渴望喝水，他的額部滿塗着血，腿上也沾了血，而當他白覺乾渴得利害，同時動手想剝開自己彷彿被泥巴纏結着的眼睛時，一種突然而來的刺痛使他朦朧的想起不久前發生的事情。他感到一些涼，同時也望見了夜，發見了這已不是在山<sup>上</sup>，也不是在自己的住處。他想起來，但隨即他又朦朧過去。

而當三麻子擲開死掉的人的屍體，從谷邊回來，從黑暗裏望到依然躺在小鎮外柴垛旁的李永福時，一種要復仇，要報復的慾念便猛然的把他抓住了。

他站着傾聽了一會。四周是靜的，他聽出了躺在地上的人的困頓的呼吸。

他繼續向前走了幾步。他的手觸到褲袋裏的小刀和火鏈上。小刀是用來削鉛筆和防備毆鬪用的。從刀背上滲出的冰冷透到他的手上。

他重新站住。仍然看不清躺着的的人的面孔。但，分明人仍在昏迷着的。

他想起了黃昏前李永福剛被擄回時的面孔。然而正是這面孔，好多天來，無時不是對他敵視着的。一種再難忍耐的憤怒在他心裏急遽的增長起來，他迅速的抽

出刀子。

機會是不能失的：再看了四周一次之後，他便俯下身子，用力在李永福的耳根上割了下去……

他跑回自己的住處，在路上，他把割下來的一隻耳朵，扔進路邊泥窪裏。

三

在小鎮裏，晚上，茶鋪門口一懸起大紅燈，燈光亮亮的，人早擠滿了時，董啓新便已趕到了。

新來的清唱班子裏的坤角不時被包圍住，被喝着采。鑼興奮的敲着，胡琴響出了曲折而清脆的聲音，隔不到幾秒鐘，是一聲清亮的梆子，空氣中漫着煙和霧的溼膩膩的水氣。

『……想到奴，孤，苦，零仃……』

女的在繼續唱，柔細的然而帶着破碎的聲音在混沌的空氣裏激動着，划過每個人的胸膛。

胡琴聲漸漸升高起來，鑼劇烈的吵着，鼓響着。

人鬧嚷的拋出淫蕩的叫聲，起着吃葵花子和松子的破裂的聲響。

一個叫着跳起的漢子把茶杯碰翻了，揚了一把瓜子皮到女的頭上去。

『好哇！啞老子可憐你……』

他顯然吃醉了，一坐下來，就被隣坐的人塞了一根粗大的手指到嘴裏。

『啃老子的黃瓜！』

唱着的聲音被摔開似地突然激動的揚起，又降落下來，咬着舌尖做了一個大轉折，停住了。

『好……』

人們喧嚷着，激起很大的騷動。

工頭坐在他習慣坐的位置上，呷着茶，用食指輕敲着桌面和着音拍。

在最黑的角落上坐着胥腮鬍子。這些日子，他一直都在規避着工頭的，因此當他一走進來，突然看到工頭也坐在燈下的時候，他便急急的選中這個黑暗的角落坐下。

李永福坐在他的對面，衣服已經破舊了，黑膩了，不久前被山石擊傷的額部已經痊癒，留下了幾塊疤痕，一邊沒有了耳朵的臉顯得較先前寬大些。他是打定注意來這裏等待第五段段長王景華的，卻不時打起瞌睡來。

「你太累了，回去吧！」

胥腮鬍子安慰而憐恤的說，這張日漸消瘦下來的老實的面孔使他記起許多事情，同時忍不住從內心感到憤怒。

『算了吧，朋友同鄉都靠不住的，』胥腮鬍子接着說：『我吃過虧，你見過的，你總知道我和董啓新的關係，我來，是他拿同鄉面份請的，我還替他請了多多少少人，可



是現在他彷彿不認得我了……」

先前吵過，吃醉酒的那人這時穿越了幾層桌子，跑近敲打鑼鼓的地方。他的粗憨的聲音把女的聲音蓋沒了下去。

「叫什麼！一點沒教育！」工頭怒喊着，站了起來。

人們雜亂的叫着，斥罵着，低矮的棚子似乎被搖顫了。

路腮鬍子不願的站起來，塞了張紙票到李永福手裏。

「走吧！沒有錢打我這兒拿去用！沒什麼可留戀的……」

隨着他的聲音後邊，有一種浪蕩的聲音昇了起來，人影隨着也搖蕩了。

「……害得奴，日夜思量……」

工頭坐下，低聲和了起來。

路腮鬍子走出去了。李永福從背後望着他，慢慢的跟出去。

外面，從這不潔的屋子照出的燈光直映在街路上。人們慌張的走着。天上的星

子全靜靜的，擦着龐大的黑幕，俯看着這小小的鎮子。

擁聚在對街潮溼的小飯鋪裏的人們，都在高聲笑着，在昏暗的燈光下面粗草的嚼着羊腸或鷄頭。每個食鋪前面的地上，也滿擺着小食物攤。人擁擠的無聲的吞嚥着。菜蔬多是老鄉親麵食館裏的剩菜，特為挑來賣給這夜裏才有時間來小街上的工人們的，但一離開時，人們也總是醉薰薰的了。

有人在遠遠的地方吆喝着牲口。不斷的有手電筒的閃光從鎮四周亮起來。經過了短短的間歇，鑼鼓聲又繼續起來，而且立刻壓過了鎮外的聲音。

人們重新安靜下來，看着慢慢站起的生着長髮的坤角。她的吊起的尖眼稍向四座掃着。

「嗓音要得，這嗓子……比得上北京了。」

工頭又一次的說，手指扶着腮，臉微微紅漲着，被她的聲音感動了，身體搖幌了一下。

一個矮矮的工人這時擠攏來，打斷別人的話問工頭：

「工頭，幾時發工錢呵？」

「快了，」董啓新回答，避開兩道直射來的愠怒的眼光。一種犯罪後的畏怯心理在他身上茁長起來。

「做派也一定不壞哦，你看……」

爲着逃避問話的人的眼色，他盡力揚起頭，不使擠來的人看到他的眼睛，讚賞地說。

女角的上體微顫着，一片淡淡的煙絲繞着她的頭，胡琴的聲音突然跟着她的嗓音挑高起來。

每人都靜默着，沉浸在這微細的顫動的聲音裏。唱聲越高，屋裏也越沒有人似的，這使董啓新完全把剛才的不快和疑心忘開了。他感到滿足，輕鬆地繼續聽了一會，隨後他發覺一隻蚊子落在他的脖子上。正是這時候，只在一轉眼時，他又發現了

那對眼睛。

兩隻眼睛，微慍的，直射的，正是剛才問到工錢的人的。

那矮矮的工人並沒有離開，而且一如先前一樣，還只逼人的望着他。

他渾身驚悸了一下。在同時，他看到站在門口的段長了。

他知道很久以來段長便在尋找着他的。

他開始覺得從背後有一種恐怖在一點點接近來。先就有過的一種生命的冒險，這緊縮的壓迫現在似乎更逼近他，拖他下來……

他突然聽到唱着的聲音先好像是低沉的，微啞的，現在又在漸漸上昇着。

現在，他繼續想，倘使真的被段長發現，真的知道了他心裏所想的，而要他立刻發出工錢時，一切又該會怎樣呢？

所有這個月的工錢已搞下來，而且到了他手裏，工人們是並不知道的，然而段長知道。段長王景華會揭破他的打算的！

唱着的聲音更高了，充溢在茶鋪裏每個地方。

突然，人影攪動起來，唱着的高音掙扎了一陣，不可挽救，終於慢慢的斷了……  
梆聲嘩嘩地敲起來。

人們離開了原來的座位，狂呼的笑叫着。

在這片紛亂裏，董啓新擠出來。

他急急的出了小街道，踏上有着腐爛的麥桿的鎮邊田地。一隻巨大的野狗從路邊驚跳了起來，對他叫着，威嚇他，使他不得不退縮一下，讓牠跑開去。

當他匆匆回到自己房裏的時候，三麻子正喝得爛醉的躺倒在床上，溫霉的氣息和油膩的味道，一直撲上他的臉孔，他立刻憤怒起來，恨恨對三麻子踢着，一邊嚴肅的罵起來。

三麻子想爬起，卻又跌倒了，頭撞在工頭腳上，工頭跳開去，把三麻子躺到自己腳上的頭摔開，忿怒的罵：

「老子倒霉就倒在你身上了，原來給你這個烏龜搗的！」

他踢翻了桌上狼藉的擺着的碗筷和剩餘的飯菜，用脚在三麻子紅紅的胸膛上蹂躪着，同時連連的盤問起同誰喝酒的事來。

三麻子酒已微微醒了，靜一會，揉了揉很久眼睛，才說：

「同老海，老海吓……我說……」

他吃力的坐住，嘴角上流淌着涎沫，工頭趁勢按了三麻子的頭，狠力向桌腳上磕去，一邊大聲的威嚇着說：

「我要敲破他的腦袋！……你早知道他同我搗蛋，你同他灌啖子酒呵！……」

想起老海，他心裏立即滿是怒氣了，他捉牢三麻子的頭髮更用勁的磕着，卻被三麻子噴出的熱辣辣的酒氣衝後了一步，這一來，他才發覺自己頭上竟是大顆大顆的汗珠子了。

三麻子抱住自己的頭，現出非常疲勞的神色，接連望了工頭幾眼，竭力放出平

靜的聲音說：

「他剛剛才走，說問你討工錢來吶……」

他原想因此討得工頭的高興的，工頭經他這樣一說，反更忍不住了，更大聲的罵起來：

「我就怕你亂說一陣，說走了嘴哇……」

但到這裏他的聲音突然暗啞住，說不下去了。房間裏很熱，很暗，燈油就要乾了，火光微弱得利害，對着這屋子，這在黑暗中的醉人，恐懼的董啓新，忽然覺得好像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一切都蹩脚而不投機，如此和他的心境不調和了。

他沉默下來，靜悄悄的坐到一把椅子上，想安定一下心中的不安，但很快他又發覺這是奢望了，他不能安靜。從三麻子的呼吸裏帶出的嘎聲，喘息，和頓挫的抽噎都引起他深深的憎惡。

他從側面看了看已經坐起的三麻子，映着黯淡的燈火，這隨了自己多少年的

面孔現在竟顯得非常卑鄙可憎了，越看下去，這種憎惡心也更爲強烈。這現象是任何時候都不曾有過的，現在卻隨着三麻子粗嘎的呼吸一點點增長了，這面孔如今彷彿只在緊緊推開他，絲毫都不再有可親處。

屋內的東西全是凌亂的，黑黝的。一層陰慘的紅光重重的在三麻子臉上蒙着，幾隻蒼蠅在嗡嗡的繞着那臉孔飛，成顆的汗珠在額上閃着亮。

突然老海的面孔又從黑暗裏顯現了，這面孔好像正在挨近他，不相信他，正在一點點逼近他來，滿臉是不可抑制的怒氣……

他忽然站起來，不加躊躇的抓起錢搭襖圍在腰上，又抓了根棍子便走出去。

他繞過屋角，轉向屋子的背後。平常站在屋後便能望見老海的棚子，現在是被黑夜遮着，連模糊的輪廓也看不出來，只鎮子裏還有些燈光了。

他在黑暗裏站了一刻，當他隨又覺得這麼跑一次不必要，決心折回來時，他看到三麻子跟出來了，這使他失去了要回去的意思。



他們在泥濘裏走了很久，繞過了幾間草棚，時時踏進浸滿污泥水的沆澤裏。在社戲台前，他們被守衛的哨兵威嚇了一陣，但他們彼此始終沉默着，誰也不會說什麼，好像約好了誰也不許說什麼。好像他們並不是有一定的去處，只不過爲了要逃避什麼。他們喘氣的聲音，告訴人他們心裏很急，很煩躁，可是他們卻不作一句言語上的表示。他們漸漸爬上山坡，過了高崗，而且看到了前面那些平時便顯得很高很高的草棚子。但三麻子卻漸漸落後了，他覺得頭昏。從心裏嘔出的酒味仍然激撞着他，彷彿被推向了一排水浪的前面，他忽然猛烈的向前跌倒了，而當他還沒有來得及從溼膩的污泥裏把雙手拔出的時候，工頭便已燃了火柴把他絆倒的原故看清了。

他心裏罵起來，狠狠的對一個躺在地上的人踢了一腳。

『狗肉！算你倒霉，碰到老子手上了……』

他沒有說出絆倒三麻子的是誰，就止了火柴，用力的揮了一下手，要三麻子把

醉倒在地上的老海拖起來。

他們繼續走着，仍然默默的不說話。夜靜靜的裹着他們，空氣是陰涼的，溼的。

在黑暗裏，三麻子的頭顯得更大，更和他的細脖子不襯和了。老海倚在三麻子胸前的肩膀在一點點沉下來，三麻子的酒還沒有醒，而且顯然架不動老海了。他的臉孔好像泥塑的，一動也不動，老海仍然醉得沉沉的，從他們身上，嘴上發出的酒氣和汗腥味，強烈的壓迫着董啓新。

遠遠的山谷裏，傳來一陣烏鴉嘈雜的叫聲，這聲音喚起了董啓新一片不快的回想，好像那大山谷很快便在他脚下裂開了，那不像是由谷而是一張巨大的嘴正張開着等待誰。那是一張永遠餓不飽的野獸的大嘴呵！每次走近那大山谷時會嗅到的人和牛馬的屍體的腐爛氣味現在像也在他面前昇了起來，更刺人，更濃烈了。他怔了怔，傾聽到從老海的喉裏慢慢發出的呻吟的聲音。

「這雜種灌了多少……！」

他微微輕鬆的想，更用力的抓住他握住的那隻胳膊。

可是，漸漸的，在離開老海的房子更近了時，他內心又感到空洞起來，而逐漸被一種決心要除掉老海的慾望佔去了所有的思想。離得越近，這種慾望在他心裏也越爲熾熱了。

『狗禽的，同他解釋什麼？丟下大谷裏餓狼算了……』

他決定的想，重又被那種空漠的，恍惚的感覺包圍住，彷彿的又見了那深谷，和那些鬱黯懸陡的岩壁上參差不齊的草木，但跟着，在發現了他們還在向着老海的屋子前面走去時，他馬上又被一種急躁的情緒壓倒了。

他跑起來，一手扯住三麻子，另一手托住老海的背脊，很快的繞到老海的屋後來。

前面已不再有人家，山坡在展開來，被夜色罩得平勻而深沉，好像沉睡著，即使看向了遠處，或更遠處，也都是一樣的。夜是安靜的，除開他們外，宇宙裏就好像不再

有旁的人，旁的生物，和旁的聲音。彷彿他們的腳音就足以震撼這全個的世界，而這世界正像濃濃的黑霧，除了偶然可以看清一些較大的事物，什麼也看不到。他們在高到沒腰的草叢裏走着。從草上濺起的露水落到他們腿上，他們的腳時時會被草叢攪住，過高的草不時掠打着他們的面孔，但他們並不停歇，他們全彷彿無知覺，無意識，只是機械的架着醉薰薰的人向前走，向上走，漸漸，他們的脚步踏到乾爽些的地上來了，草降低了，他們上了一條小路。最後，站在山坡的頂上，他們看到那黑洞似的大山谷了。

董啓新回顧了一下，不自覺的放慢脚步，心裏急驟的跳着。他看着它，慢慢向它走近着。他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心裏燃燒，把他捲在一片熱浪中。

他把老海的手臂握得更緊些，在谷邊停下來。什麼地方起了一陣單調的蟋蟀的聲音，從谷裏，傳來一陣紛踏的什麼跑過的足音，接着，這聲音是被許多烏鼓擊翅膀的聲音壓沒了。

董啓新渾身戰慄，似乎第一次才看到這山谷，聽到這些聲音。他退後一步，準備歇息一下，覺得從手臂到手指都已麻木下來。

三麻子已清醒，兩手抱住老海的腰，沉在靠在他足上的人爲他帶來的一種溫熱的好過的感覺裏，什麼也沒有想。他呆呆站着，腦子裏卻閃出了一些不愉快的景象，但這很快便過去了。他閉了一會眼睛，他甚至不想看看這個靠在自己身上的人。他朦朧着，渴望着睡眠，渴望着快些回去。當他突然看到董啓新抓住醉人的左臂時，他使也朦朧的鼓起全身的力氣，幫着把醉人擡起來。

迅速的，從無底的黑暗裏有一聲無力的喊聲昇了上來，老海沉重的身體落下去了，向下滾着，發出撞衝岩石的沉重的聲音，慢慢的，連這聲音也降低了，最後，沉濁的一聲回響之後，便什麼聲音也不再有了。

在谷邊站着三麻子，兩手張撒的垂在身邊，微傾着上體注視向山谷間的黑暗。而當他突然意識到已犯下了罪，從昏漲中驚震過來，想轉過身，不再有立刻跑回去

睡覺的願望時，他猛然看到工頭的兩隻模糊的手臂向他推過來，還沒有來得及思索和躲避，他也跌下去了。

最後的一點聲音再也沒有了，整個山谷隨即沉寂下來，被濃厚的雲層罩住。

遠遠的從鎖子的上空有兩柱微黃的汽車燈光射過來，冷冷的搖曳了一下便又不見了。

機場上什麼也看不見，夜像是隨處都靜止得凍結了似的，而且和天空連在了一起。

董啓新沿着谷邊走下去，他不停的走着，手壓着胸口，覺得心裏沉重而疲乏，身上也漸漸涼起來，到了渴睡強烈的來了時，他才發覺離開小鎮，山谷，乃至曠闊的機場都很遠了。

空氣是微微有點潮溼的，在下着露。天已漸漸亮了。

沒有到雨季之前，大部分工程都已做完了。礦路機只還在飛機場的邊緣上慵懶的移動着，煙囪上冒着淡淡的煙。來過三架一隊的飛機，像要降落，卻在離機場很低的時候突然又昇起來，鑽進雲堆裏去。

小鎮逐漸的荒涼了，臨時搭架的茅草棚大都倒塌下來，麥桿在雨水中腐爛着。麥梗變黑了，而且染黑了附近的土地，泥上像中了毒，一起風，就飄出種酸澀的氣息。烏鴉成羣的循了小鎮四周，噪叫着，整日逗留着不散去。商店不少都倒閉下來，老鄉親北方麵食館以七千元的代價頂了出去，茶鋪裏的清唱班子遷回省城，汽車公司定期的班車無形取消了，街子也停頓了，出現在小街上的人都帶出憂慮不快的樣子，慢慢的走過去，偶而會用空曠的，枯澀的眼睛凝視一下罩着霧的機場。

機場上，一到午間也仍然刮着風，黃色的風一直向遠遠的平整的山坡蕩過去，

掠過鎮子，在山和天空間染起一片昏黃來。修好的飛機堡，都像龐大的被削去尖頂的埃及金字塔一樣，散在機場的四周，已完工的，便有兵士守着。

沒有雲時，天空會藍得更耀眼些，以悅人的深邃的蔚藍色覆蓋着下方。但經過不久，總又會從山後茁長出成團的煙似的雲來，冒着，泛濫着，在人們無從注意的瞬間，一片厚厚的雲幕已在上空形成了。

夏天了，看着透藍的天空，人們都更渴望着飛機的降落。

機場也在等待着。風向袋裝滿了風，滾圓的，魚似的在天空裏浮着，小河裏修造了水閘，修了抽水機房，粗大的吸水管經過地底一直被引到水塔下來。只有水塔內部和山洞間防空監視站的工程還在進行着。

當第五工務段段長王景華間隔很多天又來到董記啓新建築公司的門前，當他發覺屋內已空了，頓然想起近來一般工人對董啓新的責難，而悟到董啓新真的或已拐了工資逃掉的時候，他便禁不住的立刻被一種切齒的憤怒捉住了。



他立即回到小鎮裏，當他憤憤的四處尋覓着的時候，在茶鋪裏，一個最初屬於他的工務段裏的胳膊鬍子工人撞見了他。

『您忘了我吧？段長，我是陳常有。』

他馬上記起來，這個工人，正是離開他跑到董啓新手下的，正是那些起初同他抗辯過的工人們中間的一個。他手下沒有人，也請不到新的人來幫忙的時候，這位胳膊鬍子卻決絕的攬了行李捲離開他走了，全沒有顧及他怎樣待人待事的，從那時就留下的對於陳常有的壞印象，現在是立刻復活起來。他只點了點頭而沒有作聲。

陳常有也看出這點來，便隨又冷冷的問：

『段長，董啓新逃了，打算怎麼辦呢……』

段長先以為沒人知道這事的，這時知道不好瞞過了，臉便禁不住紅起來，停了

一陣才忍着氣說：

「他跑得掉才好哩，就怕跑不掉！」

陳常有並不信任的問：

「那麼，看着那多工人被騙嗎……」

段長不能再忍住氣憤，也就不悅的頂撞着說：

「你看怎麼好，你去辦！這不更好麼？」

陳常有原想從段長口中探出些消息的，這一來，便也突然裝出漠不關心的神色，不再說什麼了。

突然，茶鋪的角落裏有人吵起來，許多聲音圍攻起一個沙啞的聲音，人們向角落上移動着，一個中年人面無人色的站在那裏，人們的拳頭揚着，幌着被擠落的頭巾對擠在角落上的人咆哮，吼叫。

「這人，是孫萬善麼？」

看見那人的面孔轉過來了，段長問陳常有，不大相信那便是孫萬善。

他沒有得到回答，而在他轉頭看向陳常有時，陳常有已不知幾時站了起來，正憤憤的對着牆角那裏揮着拳頭。

『打他打……』

陳常有兩頰紅紅的，喊，被汗水盪熱了，但隨後，他的聲音便被從牆角來的更嘈雜的聲音所壓倒。

『打死他！龜兒目的！』

尖銳的聲音在呼喊。

王景華覺得自己的身體被擠動了，桌子也動了，成羣的人在向牆角落裏呼噪，零亂的發出撲打的聲音。

『摔他嘴吧……』

重又是陳常有的聲音浮起來，他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沒有能擠過去。

『問他，工頭，三麻子這些王八鑽到哪裏了！』

人蜂擁的向屋外擠去，經過了陳常有的桌前時，有人按住孫萬善的發紅的額頭向桌上瞷了幾下。

一到外面，這些人就擁着走開了，帶走一片喧囂的聲音，遠遠的向小鎮的另一端擁過去。他們好像對付一隻瘋了的狗，呼嚇，叫喊着，這聲音一直隨了他們走開去，從後面追來的人，也跑着，跳着，浪似的奔過去。

有人拖着沒有扣好的衣扣從店鋪裏追出來，咆哮地喊：

『抓住了三麻子的幫手麼？』

附近落在人家屋頂上和樹上的鴉羣噪叫着飛開，隨着這個拖着衣襟跑來的人的後面，幾隻狗刺激得太利害了，狂吠着垂緊尾巴橫過小街跑去。

拖着衣襟跑的人一直奔茶鋪跑來，路上的人都躲開他，一隻大狗隨在他身後叫着。一當他攏近門口，茶館裏的人便過來把他圍住。有人衝人堆裏叫着：

『當真董啓新那王八把工錢拐跑了麼？』

擁得緊緊的人堆被搖動着，有幾個身體搖顫了一下。迅速的抓住桌角才不致倒下來。

『這王八，害死了人咧……』

跑來的人只顧頓着腳罵，噪子已啞了。

『造謠！』陳常有站在人們中間，轉身向着呆了的段長王景華，激動的叫：『他招我們來做工又欺騙我們，現在，什麼也不消說……只消抓住他！揍死他……你也看着，段長，你做證見，這是我們大家的意思……』

他激動得有些口吃了。

『……是我們大家的意思！』

有人隨和的說。

陳常有揮着手，關切的望了望每個人的臉孔。看出每個人都在會心的聽着他的話，他更加重了聲音：

『喂！大夥兒聽明白呵！』他掃望了人堆一下，臉上，筋肉跳着：『我要說出所有他的壞處來，……不對時大家只管檢舉，王段長也在……』

街子上迅速的圍起了人，把茶鋪的窗口擋得緊緊的，低聲的囁語着，房子裏漸漸的熱烘了。

『第一，他造謠言，』陳常有接着說，拿衣袖揩去額上的汗，駁斥的說道：『從沒有人來機場上抽壯丁，他扯謊說飛機場一修完便要來抓工人做壯丁，因此多少人都沒完工前，捨開工錢跑掉了。第二……』

『他割過好幾個人的耳朵，汪大，李永福的……』

一個站在人圈外層的人翹了腳跟截斷陳常有的話喊。但人們立刻呵斥住他。

『第二，等工人跑光了，我也跑了，他就會搭工頭吞下所有我們的工錢……他一下變闖氣了，我們卻茶都吃不起……』

從人堆裏有一隻胳膊向上揚起，用沉濁的聲音盡嗓子喊着：

『不要說了，先擰他大谷裏再講！』

一個高大的女人的聲音叫着：

『還有，老海也是他幫兇害死的……』

『對了，第三，還有老海失蹤的問題，』陳常有看了一眼提到老海的金花，這女人現在非常的瘦弱，憔悴了，貧血，帶着蒼白的臉色和陰沉的小眼睛。人們都向她瞥了一下。『大家都這麼說，三麻子他們害死老海的……』

許多人的視線都轉來向着段長，有人莽撞的叫：

『怎麼辦呢？你要說話呵！』

段長一直就沉默着，這些人在他面前形成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每個流着汗，顯出十分憤怒的臉孔，都使他明白了自己的地位，他伸出手，沉重的揮了一下。

『而且，這也妨障了國防工事……我們絕不能答應的！』

他重重的說。

人們在他站起來的時候就把他緊緊圍住，而且儘可能擁近他。他的陰沉，有力的聲調遮住了人們有力的叫嚷。

「妨礙了做工事，延誤了飛機場的完成日期，只這件過錯便該殺頭的……我要通緝他！我要負責任……」

他停下來，吸了口氣。人們都被「殺頭」兩個字嚇得嚴重的緊張起來，不敢放鬆的望着他的嘴唇。

「你們是對的！他怒視着把頭向下一沉說：『我們一定要抓到董啓新，和三麻子這些人……只這種人，是破壞事業的……』」

所有的力量都彷彿衝到他的嘴唇上，使得他感到了一種輕微的昏眩。

模糊的小鎮的那一端，響着種撲撲的沉重的聲音，間斷而有節奏，夾着籬打大汽油鐵筒的響聲。一羣烏鴉集在鎮中空曠的場子上。黃昏的混濁的紅色從山頂慢慢的潤了下來。



鎮子的上空還漫散着一片黃黃的濃重的陽光，把麥桿搭成的棚頂映成焦黃色，耀着人們眼睛。屋子裏映起最後的光芒，像突然的明亮了。

從小街上經過的人，逐漸的都湧集到茶鋪門口來，帶着驚訝的眼色和探問的神情。翹了脚跟聽着的一個突然對屋裏大叫着：

『老陳，大一點聲說呵！說啖子總要大家都聽見！』

『朋友們！』段長叫着，跳到茶桌上去，向四周黑黑的面孔揮動着兩臂：『大家靜下！靜下！……』

不管他的呼叫，一個倔強的聲音仍然喊着：

『放屁都被騙光了，靜個屁勁！』

從外面擠進來的一個人，一擠近桌邊，便連連的擡起頭來問：

『到底，我們的工錢問那個算哪段長？』

黑色的面孔緊隨着他轉着，身上發着酸腐的汗膩的臭味。人們的話越來越聽

不清了。

外面，一個人把嘴巴對在一個穿了黑膩的汗衣的人的耳根上告訴着：

「……一個工頭，董啓新跑了，拐掉我們的工錢跑了……」

問的人聽到這回答，便立刻尖叫起來；

「那怎麼辦呢？」

隨即，他好像被刺了一下，全身打了一個寒顫，用握緊的拳頭向天空裏揮着：

「走！有種的報仇去！」

他揩了一把臉，他的面孔一下子被他的手掌抹紅了。

人們從他背後追上去，湧向了小街的西端。許多人在叫喚着。

「抓住他！剝下他的皮！」跑不動的，一個病了的工人靠在門口上罵着，像對那

些跑開的人下着命令。

茶館裏變得空洞了，只餘下了段長和茶役。茶役高聲的叫罵着，把沒有收過茶

錢的空杯子堆到靠牆的桌上去。

段長的臉上流着汗，他向一點點跑遠了的人羣揮着手。他的手心向下壓着，想竭力抵住從人羣中冒出的喧嚷。但沒有人留意他。

「不能不能！工頭跑了，三麻子跑了，和孫萬善有啖關係呵……我們要想辦法……」

但還沒有說完話，他發覺街上幾乎已沒什麼人了，並沒有誰聽他的話。

人們仍在繼續向鎮外的大山谷奔跑，有人揮着大圍巾呼喊，這聲音從遠遠的鎮子邊上傳來，驟然壓過了他的聲音，衝着他，使他的喉嚨也發硬了。

他跑出去，可是他馬上感到全身毫無力氣，再難追上去了，他盡了所有的力量  
呼叫：

「我們會想法子會的……」

然而這聲音一經喊出，立刻便戰慄的從街道間沉沒了。街道上，人羣已經走遠

了。

留下的人都站到街道兩旁向前遙望着，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人理會他。

他臉色蒼白而冷靜的站在茶鋪前面，有好久不知道該做什麼。他望望茶館，這好像才從夢中離開的地方也已經不再有人了。這種迅速的變化在他的心上引起了一種震戰。

但最後他還是追上去了。眼看着差不多是跑着步的人羣，很快的離開了鎮子。這樣他又看到那個病了的工人，爲了走不動，落後了，但仍然嘶啞的叫罵着，呼喚着，高高揚起手臂，一頂破帽子緊緊蓋過額上，帽沿的黑影把額部遮成了黑黝的，正不住的嚷着同樣的話。

『到大谷嗎……來，讓我去掉他……』

人們上了快接近大山谷的山坡時，又停下來，他們決定最後向孫萬善盤詰三麻子和董啓新的下落。他們威脅地伸出了拳頭，搖幌着，但在粗暴的喊叫聲裏，卻什

麼也聽不出了。他們拖着他，瘋狂的推着他的腦袋和脊背，全希望自己的話能逼出他們要知道的事情，但顯然的，人們的話震亂了他的聽覺，因此在喧器中他卻不再說出什麼來。

『誰呵！……』生着駱廳鬍子的陳常有叫着擠進人堆，人羣退開去立刻又合攏過來，都靜下了，熱心的傾聽着孫萬善的回答。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我』孫萬善重複着說，聲音已啞了，從鼻孔裏流出的淤血一直流進他的口中，但他的手臂被許多條手臂緊緊抓着，再也抽不出來，揩了，他繼續以相同的聲調說：

『我，只是他們雇的工人呵，跟你們一樣，我跟你們一樣被騙呵……』

人們都聽到了，但顯然，他和他們不是一樣的，於是吼聲又起來了，混亂的，抓住孫萬善的肩膀，兇暴的推着叫罵着，一個人手裏握住一塊大石塊向他的頭頂敲下來，但打到肩上了，另一個人趁機捧了一把路邊的稀泥從孫萬善的頭頂澆了下來。

陳常有緊握着拳頭，眼睛變紅了，燃燒着兇暴的光芒。站到孫萬善後邊來。人們又開始擁擠着，向前推着，於是這隊伍又前進了。

孫萬善還在喊着什麼，似乎已明白了自己的命運，而且想爲這將臨的惡運做出最後的解脫，但沒有人再願意聽他講什麼了。他的臉上佈滿傷痕，一隻眼睛腫着，頭髮被扯落了，連着頭皮和淤血垂在額上，遮去了另一隻眼睛，從頭頂流下的稀泥混着血，流向他那隻腫眼睛上來。

他想回過頭來找陳常有，他感到這個站在背後的人，口中喘出的熱氣一直吹到他的的頸上，但這也立刻被兩邊駕住手臂的人狂暴的制止住了。

段長王景華趕上山坡來時，他看到人們像螞蟻似的攙着孫萬善，已走近那大谷了。一種絕望的念頭立刻重重的襲擊了他，覺得再沒有向前走一步的力量了。

山谷靜靜的橫在山坡下面。它顯出較之平日更甚的平靜，泛着夢幻似的陽光和霧似的乳灰色的氣氛，差不多全個谷底都被遮掩得看不出什麼來。這氣氛像是

停滯着，遠遠的展過去，罩着大谷，展向人們目力所不及的地方；而在山谷轉灣的山麓下，沿着灰濛濛的谷口，這層乳白色又分散爲成團的榴花似的，鬆軟的，輕鬆的浮在山腰間，也不動一動的，靜止着。

天是澈藍色的，遠山，透過白雲露出了微紫的顏色。

那些沿着谷邊生長的矮小的樹叢，彷彿在沉睡中，在寂寞的孤獨裏呆呆的立着。

山谷的兩面全是峭立的巖石和黏土構成的斜坡，籠罩着陽光，同時被草叢點綴着，正跟谷兩邊的景色一樣，呈現着一種要睡眠的，沉悶的，疲憊的景象。

可是，當集聚在谷邊的人們的喊聲又升騰起來的時候，立刻，聚在谷中的白濛濛的氣氛像是又漸漸消散，露出深邃可怕的谷底，而褐色的巖石也變得猙獰可怕了，漸漸的接近，漸漸的推移着，更懸陡了，整個山谷都像焦渴的張大了血嘴等待吞噬什麼。

那些樹叢像跟着人們的喊聲，叫聲震撼起來，突然因為有什麼落進谷中而歡騰似的，從谷底，一聲沉濁的回聲昇了起來。

接着，一切又平靜了。

人們從谷邊退了回來。好像經過了一場過於猛烈的撕殺，如今都陷在回憶裏，疲憊裏，每個人都沉默的循着來時的道路走着。

段長王景華驚呆住，他把自己藏在一小叢楓樹林裏，黯然的望着人們從他附近走開去。

他不願意為他們看見。他蹲着，屏着呼吸，覺得被一種內疚的心緒壓迫得不能透氣，覺得自己忽然成了罪人，心裏只剩了一種粗厲的不安和煩悶，變得昏昏蕩蕩，甚至連起初為什麼跑來，連孫萬善的影子都忘得淨盡了。

最後他又看到那個依然走在後面的病人了，而當他突然看出這個少了一隻耳朵的面孔是誰時，他立刻叫起來：



「李永福，你怎麼……」

他戰慄，不再能喊下去。

這副許久不曾爲他看到的面孔現在變得非常黝黑了，顎骨突着，臉盤顯得太寬大，而且浮腫着。

『我回去。這地方，我住不了……』

李永福勉強笑笑，吃力的說，全身抖了一抖，頭隨即被猛擊了一下似的驟然垂下來。

天黑了，從飛機場的四周，照空燈的無數圓圓的明耀的光柱，已昇了起來，透過黑的空際，穿着燃後的雲的黑灰色的殘燼，移行着，無聲的交錯着。

星子全隱去，都淡得看不見了。

小鎮裏是沉寂的，人們都站在街心上，默默的仰望着交叉了冲天的光柱的天空，都在這陣繽紛的明耀的光輝下昏眩起來。

